



09102

# 碑傳集

第四十一冊  
嘉慶朝守令



卷二百九  
之百十

碑傳集卷一百九目錄

嘉慶朝守令上

奉政大夫湖南鳳凰廳同知沈君麟行狀 張士元

勅授文林郎直隸豐潤縣知縣沈君振鵬墓誌銘 孫星衍

陝西漢陰通判葉君文麟墓誌銘 孫星衍

陳登龍傳 陳壽祺

黎平府知府程公卓樑守壩陽事本末 謝階燾

桂君馥傳 蔣祈璘

灤州刺史莫君暮墓誌銘 陳昌齊

湖北荊州府通判楊先生于果墓誌銘 陳預

山東莒州知州許君紹錦墓表 趙懷玉

何其英傳 曾釗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阮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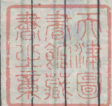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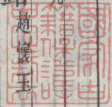
又附建堤東水說 劉台斗

附錄開海口議 李春

又導淮入海疏 順治七年 王永吉

江西贛縣知縣陳公萬里墓碑 崔述

潼關同知莊君達吉墓誌銘 陸繼輅



嘉慶朝守令上

奉政大夫湖南鳳凰廳同知沈君麟行狀

張士元

君諱麟字繡甫姓沈氏其先自蘇州遷浙江烏程之馬要鎮至君之曾祖凡十二世曾祖諱元孫祖諱正皆贈翰林院庶吉士父諱齊義知壽張縣乾隆甲午八月賊王倫率眾入城公端坐縣庭大罵賊以刃脅之罵不絕口遂遇害事聞

天子嘉之贈中憲大夫分巡道廕一子仍世襲恩騎尉壽張公配陸恭人生懷忠及君繼配張恭人生騏懷忠宜得蔭職而以羸疾讓於君君固辭不得乃從之署湖南岳州府通判及龍山邵陽二縣真授安鄉戍申夏水驟漲淹浸田廬君哀民之無業也以便宜開倉賑給人為君危之而巡撫李公世傑願以此器君迨水退請於大府貸銀緩賦多方調劑民始安遂倡築長堤周十餘里水以不害久之復權邵陽由邵陽擢鳳凰廳同知廬舊設通判隸辰州大府議以地當苗民來往之衝崇山深菁最為險要奏改通判為同知後遂為直隸廳而以君深得民心故

碑傳一百九

有此命乙卯正月貴州苗石柳鄧也妹等抄掠都邑出沒銅仁松桃之間與鳳廳接壤是時兵備道王公以憂去代者未至鎮將明安圖公遽以全師出君恐震動苗民力止之不可未幾永綏苗石三保等復起助亂明公往援永綏被圍不得歸賊勢遂張鄉邑之民避難來者千百為羣君開門納之散給口糧令城外積貯悉運於城中時士卒皆已赴永綏且分守要路留者僅百人又多老弱君慮賊之乘虛來襲也即夕命城上四面列火為疑兵賊果驟至望之以為有備遁去君乃募鄉勇得七百餘人沅州都司張公復以兵三百來援而賊眾數萬先已傳城時東南風大作賊燒民廬鬱攸滿郭雉堞盡赤城欲圮者再君親率民負土填闕得以完整賊又潛登山巔瞰城中虛實尋渡河來攻火器齊發危在晷刻君乃入與母張恭人訣誓以身報國恭人及君配李氏皆要言城陷即同死君遂偕將吏提兵自北門出大呼馳突士皆力鬪斬首數十級賊乃卻次日復糜至君登譙門覘之見其渠魁方乘高手赤旗指揮左右因令日有能得彼賊者受上賞百戶曾家貴請獨出遂縱而下斬之奪其旗還賊眾驚卻亦會辰沅諸州赴援賊遂解去蓋相持一月卒全孤城自逆苗構禍以來諸守城者往往失守而死永綏同知彭

鳳堯乾州同知宋如春皆及於難而君出入死地獨與城俱全雖有天命亦其果毅有以固之也方急時奸民竊發與賊相應和賊或溷入城中君皆搜得斬之制府福甯公以鄉民雜處街衢溲汙令民徙辰州民不願徙君為言於公得不徙君才足拯民德君甚福公將以功入告而有所求于君君卻之遂拙其功陽以好語勞君使暫釋鳳鳳廳任民以為罷涕泣相從不去論遣之乃已君既解任尚領夫馬事五月張恭人卒君哀慟告歸然是時苗賊尙熾巡撫姜公晟特奏留君君遂不敢固辭居城中守禦如初自五月至六月苗晝伏夜來攻圍不息晝暑內蒸井水涸竭士多罷憊所以慰藉獎激倍難于春時君與鎮將蘇靈阿公計保南山壁壘賊復據北山乃伏礮二處擊之賊多死遂宵遁縱兵分道奮擊迫諸山後斬殺無算貴州獲殘苗詰之云是役也望見沈沈同知旗鼓皆錯愕走曰誰謂老沈已歸此顏面者非耶賊之畏君如此初制府之至也意不悅君既而察君實有能仍命協力備辦至賊退後以軍功優敘一等當路有嫉君中傷之賴福公與姜公調護得免于害而功亦卒不得敘嘉慶丁巳長子嵩奉張恭人之喪歸家已未事畢君引疾歸庚申入京待選踰年病卒時辛酉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七

神傳一百九

二

配李宜人太學生璇女子男四嵩世襲恩騎尉撫標千總次崑郡學生次崇縣學生孫男二君歷官楚中皆有治績安鄉濱洞庭湖多盜君捕其首惡置之法餘黨賊焉晉澧州時有盜拒捕脫去其父至庭言兒不肖已手刃之矣及驗尸無首問其故云怒而棄其首于江中君叱令繫之吏莫測君曰人被殺者肌膚促縮其血鹹今不然且父之子何忍自殺殺之亦不肯棄其首此必匿其子取他尸當之冀自免耳後卒得其子父皆伏法綏甯有僧誣諸生丁山不法吏得僧賄為僧實其事上官與吏有親檄君治其獄微以意諷君君卒釋丁生而坐僧與吏鳳廳有天星寨地勢險絕盜窟其中役人不敢往捕君甫蒞任單騎至其巢賊眾大駭君喻以禍福皆感泣羅拜請自改不敢為非君擇其少壯者使傭工其次分置各鄉任以徼巡之事由是境內平寧君仕宦二十餘年衣食財自給及卒家無餘資初壽張公死難其季女雉經以殉而君之兒能讓爵君居官又有父風君子以為難嵩等以君之事迹請予撰述不敢辭謹就所錄刪次其語而為之狀

趙懷玉

勅授文林郎直隸豐潤縣知縣沈君振鵬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振鵬字子萬別字訪泉先世自湖州遷嘉興為嘉興縣人

考增甘肅崇信知縣姚朱李兩太孺人崇信君五子君次居二幼聰穎生六年而朱太孺人沒鞠於叔庶母虞越一歲李太孺人來歸年十九見知於學使李公因培爲縣學生崇信君嘗患病中裙廁澣酒罔倦族人某善醫而鮮暇君晨叩其門跪且泣族人感其誠亟來診視投藥而廖爲學一本庭誥研經之暇兼好讀史嘗錄史書及韓儒先語爲身心得失之助既侍父之官崇信無城君董其工營繕如法見城隅暴骸輒掩埋之佐理平涼賑務戶口無遺甲午中本省舉人庚子成進士明年奉崇信君諱喪葬如禮及選期近年將五旬曰吾悲吾父之不逮養也庚戌選直隸之懷柔攝密雲癸亥補豐潤地皆畿輔緊望

蹕路所經多風沙遇雨則溼君平治橋梁灑掃維謹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山陵大事君承辦薊州桃花寺一路自

宮府官司以及驛舍庖廩莫不躬親其務冠蓋赴

盛京宿頓三所供應無誤在官以士農與獄訟三者爲本謂農者通邑

所寄命獄者一人所寄命也爲教則率士倡民而無擾之可矣嚴於祠

祀歲已未境有蝻孽禱於八蜡一夕大風起明日無一蝻民額手頌乃

捐廉葺其祠舊例不祀火神民居屢燬君虔禱之裁遂息春日履勘溝

渠次第修濬邑有營田產紅稻供太倉究其水利屢獲豐稔爲政首風

教有不率者嚴懲而曲諭使感悔後已遇疑獄廣詢密察務得其情三

木歲不一施斷管杖亦有矜色縣試及書院課期皆悉心校閱士風蒸

日上川楚軍興調索倫兵五千從山海關入分道遊行兵部符甫下前

茅已至車馬不備者假之鄰驛謂之過站或需及商旅君先事立規常

爲三撥以二更代以一應急需西至潞河東至臨渝往還無誤前後兵

差九度得加五級紀錄七次既處衝劇奔走無虛日往往寅出亥歸漏

盡就寢遂積勞成疾以嘉慶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君事親

孝友於兄弟李太孺人年九十餘猶日侍食念虞孺人沒齒不忘待師

友肫篤貌雖和易持己極嚴未遇時有授以關節者峻卻之及入官益

堅其守配孺人陶氏繼配孺人錢氏皆賢而才先君卒繼配孺人錢氏

前錢孺人妹也父人龍廣東高廉道母曰戴恭人母病壺成瘡抑按之

始稍可忍孺人恆自撫摩往往兩腕不能舉年二十三歸豐潤君戴恭

人授以一篋曰此汝姊佐汝父署中出入籍它日相夫子服官可資稽

考也恭人沒每述及輒泣然久之崇信君猝中風卒孺人方在蘇州病

目聞耗馳歸哀勞臻至目遂生翳事李太孺人及庶姑楊孺人咸盡禮

嘉慶元年覃恩凡品官妻室但封再繼戚郡謂孺人佐治久欲以請辭曰如此是蔑姊也豐潤衝要供帳絡繹孺人綜里一切每至達旦戊午右臂不仁醫者誤進耆桂內熱益熾病稍退四肢痿無力孺人慮廢事覓鍼醫治之筋絡攀而痛遂不能步立既而連遭高廉豐潤之喪無日不病君故廉身後無長物以贖金付君弟奉李太孺人先歸是夏桑乾河漲及水稍平而旅食將盡覓舟不得得小艇六以二舟聯爲一長子奉柩居左次子與孺人在右至唐河口風起索斷舟相失孺人號慟吾何以見泉下人左右可速昇吾赴水一晝夜水漿不入口次日柩至始進食及歸遺李太孺人喪痺益甚手足皆跪曲寢輿需抱持頰不可開僅容箸然猶辨色起一室中事纖悉經理以嘉慶二十二年三月三日卒春秋六十一子二人寶麟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慶齡國子監生先卒女一適商邱陳傅霖孫三人兆薇兆桂兆蓉嘉慶二十四年某月日寶麟奉君葬某鄉之某原三孺人耐焉禮也銘曰惟沈之先系竹溪君優於學政與齊戴星出入馳東西瘁盡周甲溘焉辭厥儷胥賢家允宜匪斲其壽病則罹冬夜夏日同所歸不逢不若城何佳必於子孫昌可期

碑傳一百九

四

陝西漢陰通判葉君文麟墓誌銘 孫星衍

四

子與葉文學枚同僑居金陵君弟槐以死事陝西賜贈蔭屬子爲傳時負米往還江浙未有以應久之君父刺史又卒官復持家狀乞志墓雖不文不可辭按狀君姓葉名文麟字聖植號星槎先世祖某隨宋南渡居浙東若耶邨遂爲會稽人父某移家錢塘生三子君最長少穎異善讀書工楷法入都以兵部則例館議敘選授江蘇呂城司巡檢會巡撫陳文恭公宏謀過境有夫役凌人於途君縛而杖之巡撫目爲強項吏旋以獲盜十七案申部記功丁母艱歸浙江乾隆口口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督撫奏留君檄濬三江口水利相度地勢凡不便民者悉請大府改道服闋由嘉定南翔司巡檢調淮安稅大使卓異加一級准安城外市河久淤君創議請依五里津帖之例挑濬不動裕而工速成民田資其權慨會河漫入淮君悉心賑給嚴懲竊盜民以安業以父年八十有八捐擢府通判博捧檄之喜旋丁父艱歸葬浙中服闋分發安徽奏留江南署江甯北捕通判修治行宮及諸名勝獨以節省浮糜稱予加級是年題署淮安通判議濬城

河建滾水壩開文渠溝修橋梁道路安東縣以民便河爲壑大河旣淤縣卽受水君以疏濬請於守由良田億萬餘畝鹽艘往來尤便之桃源縣知縣以徵稽料涉訟君攝縣平其事總督甚准饑民索食甚眾勢洶洶以君得民心檄攝山陽縣議調濟君請郡守升堂曉諭之眾乃安帖因議賑粥出貲五百兩與邑人立條約收放民皆樂輸復以其有餘散錢米全活甚眾補徐州府通判署江甯南捕通判復辦

巡幸工程賜大緞荷包旋署江甯府江防同知調攝通州直隸州知州沿海有放火搶劫積案沙地千餘人訟莫決君廉得起釁始末罪其土豪之爭地者案遂結州治十月不雨前官未報災倉儲復不足君曰吾先宰山陽亦如是因謀之眾眾知君公廉相率出錢賑粥君請運穀萬斛由海道購薪草數百艘令分路開倉日賑人二萬餘最後發倉千糶三月民旣蘇時又患疫傳染殆遍君爲文牒神驅除瘟疫之厲病者多愈期年受代攀轅泣送者百五六十里時巡撫某與君不相得因移前數任公過劾君降級君回浙省墓置祭田令昆弟守之搆別墅於金陵寓孳蒔花種竹翛然自得會大學士總督孫文靖公士毅訪公里謀事不實遂入告起官降陝西布政司經歷權孝義川撫民同知孝義川

碑傳一百九

五

在終南要隘之處設官未久流民爭據曠土開墾禾熟時輒相侵奪君勘定界址議六年已內勿更佃勿加租限滿聽田主自便申上大府並飭五狼廳鎮安縣一帶仿行之眾感德造生祠君爲改祀先賢之有功德者六十年川匪擾及關中君嚴立保甲團練鄉勇隨提帥勦賊於興安雪夜襲破賊營事聞蒙

御筆記注

今上紀元之明年補授興安府通判兼攝孝義川同知事賊據鎮安縣光頭山君往斷其糧道賊惶遽夜遁二年賊復擾至孝義時官兵甚少環山無賊君設樓櫓拒之會仲子槐以縣丞効力軍營自大營帶兵入援夾擊破賊事聞得

旨嘉獎其後二年槐以奉檄赴洋縣防堵遇賊力戰死事君兩攝富平縣值軍書旁午馬上治公牘盡瘁民事創南湖書院延名師課士捐置膏火士多獲傳民有女爲妖所勝爲牒城隍神病以愈因聽民作新廟君以餘力修補破敗休息教化一時望君如歲焉臨潼旱災民苦差徭龍市值官兵過境大吏惶急以君往莅事下車卽獲澍雨爲革除糜費撫輯回民邑人安堵尋署乾州直隸州知州臨潼士民詣方伯乞留乾



州人爭曰柰何奪我公其得民如此州驛馬不足常貨之民閒君自捐  
良馬補之歲需芻豆購以時價民不苦擾以勦賊時壁馬傷疾作卒以  
嘉慶七年四月戊午春秋七十有五君篤於親故以餘祿周恤貧急或  
為婚葬教督其子弟持家有善政好撰集格言以勸世妻鄭宜人先君  
十三年卒事舅姑至孝方淮安城為巨浸時宜人居高樓樓下水激牆  
崩民或其舟載宜人宜人許一身渡無復以舟濟鄰人者乃命舟具載  
鄰人畢始登舟雖倉卒不忘仁恕如此以某月某日合葬某原予三人  
長枚欽天監肄業國子生次槐縣丞贈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次梅  
侯選知縣女子子四人孫三人長養福襲雲騎尉次養祿養壽銘曰  
君善書臨鍾王君作吏模範黃理溝洫發困倉德綏黎成伏羌瘵厥躬  
蘇民殃妻臨難為貞姜子執戈成國傷官未達民之望死不朽葬者藏  
銘樂石同於常

陳登龍傳

陳壽徵

陳登龍字壽朋號秋坪其先金陵人也明季始遷閩中高祖丹赤舉順  
治十年鄉試歷官浙江溫處道耿逆變殉難諡忠毅曾祖一夔以難蔭  
授夔州知府登龍七歲而孤母黃氏食貧以剪綵為生撫登龍與一弟

碎傳一百九

六

二妹以立登龍勤苦力學博涉典籍為文宏富尤長於詩古文辭旁及  
琴棋書畫年二十六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九年舉於鄉累上公車未第  
大挑一等分發四川試用知縣署天全州即前大金川地也歸化未與  
立學生徒附雅州登龍捐廉俸請於大府奏准設學每試八名移廬山  
縣學訓導改設於此創文廟建和川書院以訓士子豪奪婦媼田登龍  
勤斷明確豪不能欺歸田於婦囚袁某虛決子穉無所歸登龍收養之  
終其身人稱陳青天立生祠祀之學使歲試文章場弊覺付提調治之  
登龍欲噓不忍察其悔也白學使竟釋之既章童科試入學尋登賢書  
膺民社矣四川邛笮滋事總督勒保雅好文翰或薦登龍登龍虛殺人  
僥功卻之嘉慶元年屢難蔭世襲恩騎尉登龍以從弟登龍未成名讓  
之調青神縣委署裏塘同知裏塘本古三危地即唐之吐蕃也地甚寒  
不生五穀人多剽悍設土司以領之歲時來賀性多欲登龍知其意輒  
加惠與土司死子幼其妻代攝他族欲爭之登龍訪於眾廉其情竟立  
其子人人稱誦調雅安州都推遷安陸府同知赴任稽遲詣京師候選  
授建昌捕盜同知差委買鉛丁內艱歸囊囊蕭然授徒自給杜門守困  
絕州縣刺謁日與諸生詩畫自娛年七十四卒著出塞錄一卷裏塘志

略二卷蜀水考二卷天全州聞見記二卷讀禮餘篇二卷詩集十四卷雜著四卷

黎平府知府程公卓樑守壩陽事本末

謝階樹

子自癸亥來黔詢苗變始末皆曰今黎平府知府程公力也因論次其事云狃苗女子王囊仙者生而齋食好佛別居稍出妖異光怪其種韋朝元者亦以形見異號七絡鬚乘苗之仇漢人而煽之嘉慶丁巳二月襄仙朝元糾眾反遂圍南籠府城已而東路永豐州諸苗蠢起勢張甚巡撫馮光熊引兵道安順安陽而西總督勒保自湖北引大兵繼進布政司常明守貴陽城徵所屬謀之曰我將西今東路且大亂君等誰可任東事者時官吏皆知東路險未有以應公越次請往有某令者素畏惡其能慙意成之公遂以五百人東壩陽無城公樹柵隘口且勝日降者不問有貴陽生員陳端者雅善苗族繪圖來進策公令其鈎致順苗又轉相傳以攜其黨先後降者給號帶爲信有功則賞銀牌時總督勒公布政使常公鎮安南集諸路兵進解南籠圍巡撫馮公籌饌安順皆屯西路東路惟壩陽一軍守相距各數百里而小落著白虎磨曼三寨最强小落著頭目王又信害公守壩陽遂不得闖入貴陽界而縱兵

神傳一百九

七

遣其黨班國中嘗之爲把總陳蘭所殺賊怒圍壩陽三日公度不支將請救安順順爽率二十騎衝圍角直出賊追之至一山公忽勒馬伺之賊疑其伏稍止乃按轡徐行數十步忽疾鞭賊覺復追及之從騎皆散一賊手攖馬尾而舉刀搥其背馬忽後蹶一躍踰澗追苗數千不得前日中至安順營具陳失壩陽狀馮公欲止公公奮曰某畏賊則走貴陽矣來此何爲賊旣得壩陽必懈不備某願假精兵三百倍道襲之然後使順苗參錯屯堡間結以信義乃可固壩陽爲貴陽門戶胡可不急馮公喜曰自今以往東路事惟君制之遂令從安順舊州會都司德保引兵三百赴壩陽公旣至舊州冒雨夜發守備國琦拔賊所建偽幟挺其杆撞寨門塌軍士大呼入賊出不意果驚走官軍且追且殺遂復壩陽時三月十日也巳而定番廣順兵次第集有聞賊復至公令軍士皆持滿待之旣近矢齊發賊驚相蹂而潰初公之請救安順也順苗班殿相請隨許之難民不知其降也欲甘心焉遂留之苗寨流言班殿相死相與議曰毋自投死地也磨曼頭目王仙金誘之遂復畔或說公曰木廠苗目王記繁欲歸我而未有路也咩苗之家屬皆在焉公曰我自

行耳以二十騎往記繁見公與言班殿相也且曰若輩皆舍置此乎記

禁曰獨家屬在耳公曰汝前吾將見之公騎馬行苗屬老稚婦女皆至  
圍視公撫摩而噢咻之眾巷語曰而愉愉而响响真好蒙諸多言此蒙  
殺人謾我也蓋苗呼官為蒙云還副將王格以五十騎迎將及壩陽前  
驅報仙金聚眾無萬數圍壩陽三市而王又信又將以眾會之未至與  
公遇公躍馬橫衝之手射又信落馬騎士乘勢蹴其寨遂走壩陽公令  
七十騎從山巔張兩翼馳下齊舉火鎗鄉賊聚處而灼之營中鼓噪以  
應賊不知我兵多少驚而走遂踰關入營出班殿相示之眾苗愕皆曰  
仙金謾我殿相遂率眾反戈禽之夷磨曼寨於是三寨中惟白虎寨王  
官保尚負岫公令人賄誘其黨為內應而身先諸軍攻之表裏合勢遂  
破白石厓先是三寨合圍歸化州至是圍解營是時總督勒始解南籠  
圍而永豐遙午告急方合兵進搗賊巢未遑東路以公知兵顧任之公  
乃會總兵書麟於椒紫屯令其出播西自與王格出播東期會龍渡而  
麟後二十里駐百層河賊環水而軍公遣百騎襲破之兵乃濟進次魯  
貢又數十里為箐口險絕永豐門戶也苗魁王抱羊搯吭而守公未進  
而書麟之偏枝欲以二百騎由箐口走永豐州覬奇功公止之弗及旦  
日兵盡阬於是賊愈益猖魯貢營又分兵巧雲寨為犄角援公以伏

吳碑傳一百九

八

覆之遂焚其寨八月解永豐圍及總督勒公破賊巢禽王囊仙章朝元

以次略黃草壩捧鮮諸地始遣施總兵助公而公已入城二日矣勒公

至州詢得公前後戰狀歎曰鄉者吾以君僅堵衛壩陽耳不意與我遽

會於此先是公以平小落著磨曼功擢普安州知州至是復蒙

賜藍翎改南籠府曰興義永豐州曰貞豐以公署興義府事公至府又

緝斬餘黨毛文燦等五年遷黎平府知府六年三月從征銅仁石硯苗

白老寅有功

賜花翎程公名卓樞與子同里今復權知興義府

論曰公之以二十騎之安順營而請救也使稍逡巡畏避而逃入黔城

幾何不為寇之鄉導雖興義之圍可解而貴陽不守西路大兵將坐困

於新城安順之閒公知其故匹馬而趨西路逆苗舉軍而鄉之此其計

固已奇矣救兵一至磨曼虎寨小落著之眾望風而遁公復招攜懷輯

出奇伺隙以瓦解其黨羽而枝披其巢窟而後東路遂以安堵無患公

豈素習兵事者哉忠義奮于中而奇氣形于外彼巍巍擁旌鉞踞幕府

而不聞以身一任國事獨何為者耶

桂君馥傳

蕭祥鼎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訖以其行略來屬為傳以傳君諱履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衛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生考授煇別駕父公瑞恩貢生候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尤達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己酉舉於鄉越明年成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為永平合永平故滇之邊邑未谷臥閣以治政簡刑清境宇帖然因以其餘為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為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張有吾邱衍之屬為說文統系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精力萃於是矣其他有札牘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豐扶柩歸葬未抵家亦卒於途嗚呼未谷以宿儒積學晚而僅得一仕仕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

與傳一百九

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痛之哀之余何能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其必傳者余滋愧焉

灤州刺史莫君馨墓誌銘 陳昌齊

公諱馨字次典號乳泉始祖公萬公宋熙甯間由閩之同安以軍功成瓊世襲十代因籍於瓊之定安族姓蕃衍管纓勿替二十一世為禹會公諱孕倫生當明季兵燹之際隱居不仕以孝行聞是為公之曾祖禹會公生亨九公諱豫泰以恩進士任高州府電白縣教諭是為公之祖亨九公生壽山公諱崇仁以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則公之父也祖父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壽山公生公暨公弟諱公九歲而壽山公告逝十一歲而亨九公又逝時公叔父國學生立山公諱崇禮出嗣長房拔貢生任欽州學正宜山公諱崇義亦已異宮異財公上事重闈定省之餘刻意書史受知於學使者劉公星煒補郡弟子員乾隆庚辰舉鄉薦癸未入京會試甫竣場事祖母許太宜人凶問至星奔旋里乙酉再入都歷丙戌己丑辛卯三科皆薦而不售壬辰丁母邱太宜人憂甲午畢葬事廬居三年自家故頻仍公前此馳聘名場抑塞磊落之氣亦於是稍淡遂閉關不出者十餘年戊申九月選授直隸保定府安肅縣知縣縣為

九省通衢驛傳絡繹鄉民疲於供應公至供張芻豆皆自置辦每大吏往返至境輒布席坐行館門外有騶從需索者則曰縣在此勿他問也適有星便于役西藏從者濫索馬不得擊傷圍人立械繫之自是過境者咸知斂束在安凡二十六月而調任靜海去之日民之泣而送之者不絕於路先是靜海縣有搶劫案問大辟者十許輩經署任官謙詳未復公訊得其故曰此荒年飢民也乃以盜論耶親詣省白其寃得從輕典邑瀕運河有隔淀堤長數十里隨決隨修迄無善策公躬親相度無靳工料期於堅固自後每歲不獨節省公帑而民田永無滂浸之憂癸丑四月兼署滄州知州六月調署河間府通判九月改署廣平府通判十一月兼署廣平府同知甲寅五月以糧艘抵靜河淤淺不能行署任辦理未善檄回靜公亟詣河次見眾夫役裸體水中淘汰泥滓旋掘旋積乃令於眾曰有能出土一囊置之堤外者給一錢眾皆應曰諾越三日而糧艘竟過大吏上其事奉旨嘉獎之著爲例是歲秋汎河流漫溢公督工堵塞坐臥堤上無閒晷夜者幾餘一月所護民田無算又親履村莊按戶分給錢米無浮無漏以仰副

傳一百九

十

朝廷贍卹灾黎至意仍自捐廉俸每歲於近郊設廠煮粥以濟餓乏不能動作及流民過境者自十月至次年二月乃止存活甚眾丙辰九月署通州知州事十二月仍回任庚申四月以卓異保舉陞授永平府灤州知州延袤二百餘里邨莊萬餘戶旗地居其半俗頗刁悍健訟吏役疲玩成習部案積至二百餘件公立簿設籤按限提比隨到隨訊未及半年而塵牘一清辛酉畿輔大水漂沒老穉流而至灤河者壘壘也公令人收葬之尸五金癸亥九月兼護永平府篆乙丑六月署趙州直隸州知州在趙半年政清訟理比去趙趙州山長沈公雲尊採民謠爲隼旗篇云隼旗翩翩出城去滿堂吏胥喜相顧吾憐此後何所懼城狐社鼠復盤踞鄉氓千百擁道邊獻花酌酒攀輪轅後留刺史苦無計欲頌刺史口吻不能宣但云數月來不見伍伯到鄉橫索錢蓋紀實云十一月回灤州次年二月以公事勤勞成疾卒於官公篤於至性事親友弟人無間言敦睦宗族敬愛親戚朋友故舊於公篤於至性事親友有禮法處事公正鄉里事無大小成就質於公得其一言無復爭競見窮苦貧乏則傾囊以濟不計有無而尤勇於爲義本邑文廟創自前明傾圮特甚公言於邑尹楊公文鎮集眾重建鳩工庀材躬董其役寓京

師時以瓊郡無會館到京者皆居逆旅與翰林學齋吳公典謀創之自  
是鄉人之至者如歸焉居官首重學校所至即繕葺文廟在靜海捐建  
瀛海書院并籌置脩脯膏火田在灤州捐建海陽書院及忠孝節義兩  
祠又造榛鎮大石橋其他興廢舉墜不可更僕數喜獎借貧士靜邑有  
佟君衍疇再功兄弟篤學而赤貧縣試時公得卷賞識之相繼擢冠童  
子軍給資置產以資誦讀諸生楊繼曾死合家無倚賴有五棺未葬給  
資安厝又具奩裝嫁其女教養其穉弟仲成立翰林勵公守謙年近八  
旬告老家居爲之賃屋并饋以車馬及死爲具棺殮荒歲靜民多有鬻  
子女者密令重價收買養之俟荒過悉焚券令其父母領歸完聚僚友  
之際告助者踵相接於戶從無吝色有棄官不能歸者益加扶助前會  
試在京時適儋州解元何公蘊耀以需次赴部病且死公爲侍湯藥備  
衾柩寄櫬歸里任靜時聞故廣州孝廉張公選曾任滄州牧合家眷屬  
流滯北地出資斧送之歸此二事尤爲人所難公長不滿六尺而精幹  
明練折獄如神視公事如家事所至振刷張弛不遑安處退食之暇惟  
喜作詩然不欲存稿卒後檢篋中僅得百數十篇藏於家塾公生於雍  
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酉時卒於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戌時享

壽七十有三歲配林氏封孺人晉封宜人爲同邑候選縣佐諱開舒公

長女年十九歸公公韶年就傳卽知厲志功名口不言興生事受室後

歲負笈從碩師學舉子業及舉於鄉又以燕粵相距萬里往返爲難宦  
游都門前後幾及十年凡四應春官試皆被放然後歸歸又適值邱太  
宜人之變痛稍定輒登山涉水冀得牛眠地以營兆域越一載乃卜吉  
歲事并改葬亨九公暨許太宜人自從父宜山公立山公以下及諸姑  
姊兄弟或卜葬或改葬凡十餘柩並倡葺宗祠督修文廟蓋自歲在癸  
巳以至丁未諸務始獲就理而又以是年夏棒檄之官統計公生平在  
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卽居家亦無暇間及柩以內事也宜人善體公  
意克儉克勤事君姑與君祖姑孝順兼謹喪葬之際盡哀盡禮睦娣姒  
以和忍待卑幼以慈惠衣不取新食無兼膳其教諸兒婦也躬先操作  
言動必循閨規無世俗妖冶態雖古所稱賢婦賢母始不之過當公之  
官時從子紹俊偕行未幾其婦吳在家病死遺子三皆穉宜人撫養長  
成乃聽其歸宜人故有二姨一適周一適王周家姨夫婦俱亡爲養其  
兒女及長婚嫁以禮無異所生王家姨早寡無子相愛如在閨閣時及  
卒爲速於王氏之族立後安葬此則尤爲里黨所稱道弗置者矣宜人

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巳時卒於嘉慶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卯時享壽七十有六歲公乾隆庚辰

恩科舉人誥授奉直大夫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歷任安肅靜海縣知縣署滄州通州知州河間廣平府同知通判趙州直隸州知州永平府

知府宜人以公官封如例子四長紹宗先卒娶同邑王氏繼娶葉氏次紹輝廣貢生候選訓導卒娶瓊山溫氏次紹惠乾隆己酉舉人嘉慶辛

酉進士候補員外郎前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充

實錄館校對官方略館校對官娶瓊山張氏次紹謙廣貢生候選教諭

出繼長房娶同邑邱氏孫男六長昌桂邑增生娶同邑吳氏次昌桐卒

娶同邑邱氏俱紹輝出次昌美國學生丙子順天鄉試挑取館閣詹錄

昌瓊山張氏次昌宇廩生娶澄邁王氏出繼紹宗俱紹惠出次昌樹次

昌霖俱紹謙出孫女四長適會同許氏紹宗出次字文昌林氏先卒紹

惠出次適瓊山馮氏紹輝出次字瓊山張氏紹謙出曾孫男六邦詒邦

偉昌桂出邦珥邦穎昌桐出邦治昌美出邦疇昌宇出曾孫女三一昌

桂出一昌桐出一昌宇出並幼紹惠等將以嘉慶二十五年某月某日

奉公暨宜人之樞安厝於蘊莪嶺之原因誌其墓而系之銘銘曰

謂芝無根謂醴無源無根曷草無源曷泉泝蠶潛通屏絕見聞偉哉慈

氏現宰官身登堂說法響動幽并召棠念舊郁黍懷新無量福德仗此

良因我作銘辭惟質匪文萬古奇句視此貞珉

湖北荊州府通判楊先生于果墓誌銘

嘉慶十七年四月吾師楊審岳先生之次子照自秦安爾足走六千里

來豫章哀麻持狀踵門而言曰吾府君以去冬卒於里居將以來歲四

月治葬事念吾兩家先人之交實深而吾子復篤於師門當必有以銘

吾府君者預聞其言而泣曰吾師必傳人也吾安得而銘吾師乎然幼

習先生之行讀先生之文詞長聞先生之政事始終佩服於先生殆莫

過於預吾安得而不銘吾師謹按狀先生諱于果字碩亭晚自號曰審

岳先生世在明初自隴西遷秦州之秦安縣曾祖楷祖州彥父涵三世為

諸生先生年十四作白鶴辭見者驚為奇與時滋陽牛空山先生幸秦

安教士子以周秦兩漢之說獨許先生為國器先生亦獨得牛先生之

說出入經史百子而必求其根柢十七補弟子員學使江陰楊公嗣曾

一見嗟賞曰生詞華足貴異日當以學術名世惟體格疎散非貴者相

終必為循吏矣乾隆庚寅登賢書乙未成進士歸班銓選時預方隨先

君蘭州道任遂受業焉丙午調選得湖北長陽縣知縣歷任漢川枝江東陽南漳穀城凡六邑所至以節儉自勵官中日費錢不贏二百以誠信導民無嚴刑酷罰而情莫敢隱故所去見思乾隆六十年那教起劉宏鐸張正謨黨雜平民居易都城枝江開林送宜都者誅戮無遺育時先生知枝江獨不可曰事無左證豈無仇陷者孟拘係以俟鞠實宏鐸居望佛山去枝江二十里囚八百餘集縣廷人人懼生變先生澹定如常時卒廉出三百許人釋之自川楚用兵州縣惟慮以乏輿論意不在民先生獨辦治邑中事悉舉輓運供頓民不知疲雖賊中亦稱揚公長者長陽警大府以先生前治長陽有聲檄自枝江往安撫嘗親輪糧軍中道賊巢皆不敢犯其治南漳也今大學士松公方破議劾力軍前館於縣舍頻與先生論議古今甚相得一日先生方獨坐松公闔其戶發篋環視爲歎息曰君真處脂不潤者因以白金千兩爲贈弗之卻迨松公去迺悉以所贈益軍儲居官時每禱雨按月九宮法以木築五黃所在而以水沃之白方兩輒應迺自爲書以說之時制府昭文吳公雅知先生名屬觀察使某以吏治詢先生先生裁書言鹽鍊保甲之利甚備至於刪去科條專任守令尤爲切至文載集中吳公去桐城汪公代亦重

碑傳一百九

十一

先生然終不竟其用晚迺一遷沙市通判遂以病乞歸今江西糧道張君言守襄陽時先生已去南漳縣民以兄弟析產事訟於府又不決因告之曰此事楊令嘗爲汝斷之矣若更斷則楊令且被議民愕曰公豈給民哉果爾則誠不願訟也立索牒去先生之感人類如此先君子自蘭州移漢興道先生輒同行嗣以屬吏事里議在請室先生以一人周旋患難中始終不懈此其好義而篤於友朋求之古人不多觀也先生履尚夷粹與人以誠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雖以預之無似而從遊日久竊祿冒位二十餘年幸不見棄於君子者先生之教也先生生於乾隆十年正月初一日卒於嘉慶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六十有七葬於城南樹灘坪之新阡所著有十七史箋鈔若干卷文若干篇俱藏於家元配張安人繼何安人子四壽優貢生照園子生煥燮早卒女一適張思詠有孫男二孫女五皆幼銘曰

嗚呼先生經爲人師行立人紀施于有政恭儉豈弟遺愛在民去思靡

已不竟之用詒厥孫子隴山巍峩隴水清泚泐銘元堂安固無阨

山東莒州知州許君紹錦墓表 趙煥玉

莒州許君既葬之七年其友李復來來告曰昔許君歸葬期促未及爲



隧道之文今長子滯蜀次子又少居官居家之事漸恐湮沒予與久交知之頗悉嘗擬狀一通敢以相質君爲昏姻之好盍請一言表諸墓乎子無以辭君諱紹錦字兆熊一字綱亭先世自歛遷武進祖宏聲甘肅平涼府同知祀名宦考承蒼山東臨清直隸州知州妣曰黃宜人臨清君改名進士所從游又多名宿故爲文精敏每拈一題輒成數藝見者以爲有父風臨清宰厯城黃宜人病內外事悉君主之臨清以巡撫牽連家被籍禍且不測君周旋患難卒能上請捐復同時諸人皆引以爲例鄉試三薦不售考授

四庫館膳錄入賞爲知州議敘一等未掣籤河帥蘭公第錫奏留運河堤工工竣有

旨仍留山東地方權鉅野及平度州事在鉅野嘗治蠹役民以爲快既而丁黃宜人與臨清君憂君處疊困之後稱貸以營喪葬戚易兼盡免喪厯攝觀城招遠諸縣奏補莒州知州修學宮葺州乘勤於視事積牘一空每牘尾作判頃刻數百言體會事理緣飾經術民皆感服州境遠闊遇拘人量其地之遠近剋期投到嚴杜胥吏婪索之弊嘉慶二年保舉卓異有

碑傳一百九

十四

旨加級候陞然性素恬退積久不遷八年調署泰安通判十二年奏署臨清州知州臨清先德舊治利弊夙諳君釐革諸務眾不敢欺是秋衛河水漲沙淤漕艘重運半未過牘

上命巡撫親往察視自巡漕以下文武咸集君挑挖疏通運得無誤而勞費已不支矣旋回莒擊獲諸城越獄首犯時布政與諸城令有連聞之不悅陽獎其能檄令帶犯入省時君微艱步履將以有疾入計典及辭歸濟南守飛騎至中途馳告且屬預爲之地君曰得失有命營何益耶遂封檢倉庫以俟代者明年各州縣以濫派供應被劾君權臨清亦在派中應落職則已受替久矣沂素難治君在莒十八年七邑有疑讞多倚以質成蘭山孫甲與富民杜乙有隙妹與嫂口角自經控杜偪姦致死令枯杜不承有責孫之黠者則以官吏受賄控案久不結君取孫妻女鞠於城隍神廟夜向盡卒得其情蒙陰秦某憎其婿貧欲退昏不果俟其來致之死而弃其尸於道婿父控秦而無左證蘭山令某素號能吏亦脫秦罪而婿父控不已最後委君開檢視原驗之地絕少形迹因猝至其家見庭中榴樹已鋸一幹其下地色微殷旁有石板遽啟之則兇刀血衣在焉讞乃定莒有二子之母而改適者後夫死貧無依欲

歸於前子夫之弟利其產絕之於官君察其隱先召其子曰而欲歸而母乎子與母相持泣君曰再醮而返例之所無然使凱風七子處此必不以母過絕之也遂判歸二子為析產以居其明於折獄而準乎人情率如此性孝友叔父承志令番禺有廉名既罷無家可歸迎養官舍事之維謹復為番禺子孫入貲得微秩慰其暮年兩姑老而寡養之終身二姊亦寡餽問無缺一妹庶生為擇婿替之曰吾終鮮兄弟唯此弱妹忍令遠離耶交友能周其急然諾弗苟子復科生適州判章君亦生女作湯餅會於座戲言兒女同庚可作合未幾章卒君嗣卹而送其帑且為子預訂曰吾不可以欺死友也嘗謂古云清慎勤積以和厚二字於居官之義更足又曰有所忿懣事後必悔故生平無疾言遽色遇拂逆則情恕理遣既去官餽居沂郡因公賸累至罄其衣飾以抵又嬰未疾戚戚無歡踪遂至不起以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卒於沂州寓舍年五十九配同里徐氏先君二十六年卒繼配太倉趙氏後君八年卒皆封宜人子二復科四川候補知縣復甲女一適余子戾孫二人余與君交在紀羣開同官山左過從頗密嘉慶癸亥子奉先君子諱自青州歸里道經濟南適君在省垣過慰逆旅且令見子戾出見卽有締姻之意

神傳一百九

迨余服除遂介戚友以申前說余嘗勸君於里中早謀數椽為歸休栖止計乃卒不得遂至於客死是可悲已然落落數端已可不朽爰揭其較著者俾永其傳焉

何其英傳 曾劍

何其英字瓊玉小攬鄉人少孤家貧事母以孝聞乾隆六十年由舉人挑發陝西以知縣用明年攝鳳縣事兼署留壩同知四川白蓮教匪倡亂縣之斜谷與褒城連雲棧通舊有馬二百匹無事寄牧於民有事則徵之民受其累其英至裁之軍輿役民輸運因蹟道路其英乃捐俸購騾馱載民力以紓留壩民有號草上飛者土惡也糾眾助亂撫軍某募鄉兵勦捕之名曰秦師師故無賴子將又無律所至淫掠民疑為賊發礮禦之斃六人於是督師某勢赫甚聞民礮殺其卒怒欲坐以謀反民懼逃匿窮林中天方大寒多凍死其英招輶之且挈若干人與秦師質其英曰秦師淫掠民疑為賊故發礮禦之實非謀反督師不能衛民而反以害民復聽其誣說不激成禍亂不止鄉民團練鄉勇以禦賊也秦師淫人掠人非賊而何民實擊賊官又罪之將何所措手足乎其英故有治聲督師某耳其名至是語塞怒乃解當是時盜賊肆起民心洶洶

詭言繁興縣之馬鞍山白雲鄉亦有以謀不軌聞者營將大駭即率兵往其英輒止之單騎馳察卒無事縣西境與四川爲鄰賊嘗侵軼其英則嚴設備不少懈其英嘗之西安中途聞警遽反一日夜馳四百里難民紛紛趨城門者方拒爭其英至命悉入卽登陴爲守尋與遊擊蘇維龍擊賊進口闕殺四十餘人賊披靡去已復來寇蘇遊擊戰死遠近皆震其英設奇守禦賊一歲凡五至不能得豪髮利自是不敢犯大府廉其能題補寶雞縣知縣經略額勒登保亦以軍需無誤民情愛戴保奏交部議記大功一次時嘉慶五年也寶雞爲出棧北口差徭浩繁較鳳縣爲難治其英居數月盡得所不便於民者次第革之邑民大悅初其英署留壩時聞母訃卽解任奔喪大吏援金革無辟之禮奏奪情至是已九年矣川賊平奉文回籍補行喪服時其英莅寶雞三年辦大差十二次兵差十六次皆自發價雇募以故虜帑數萬金百姓詣門請留且願代償允之越八年乃畢百姓代償者二萬餘金於是謝病歸其英視民如子苟可以保民恆不顧身家任之益堅其在鳳縣也蘇遊擊敗於溝口鄉民避城中者數萬人將軍某故有威自撫軍以下見之無不委蛇行者時統索倫兵至索倫兵素橫其英慮擾民令閉城將軍論開

英傳一百九

十六

門不應以節召其英其英立樓櫓上與將軍語將軍曰何故閉門拒我其英曰知縣職司守土賊逼近城鮮守兵又無外援安得不嚴守禦乎閉門拒賊非拒將軍也且將軍統重兵以討賊賊在城外而將軍必入城中何也將軍曷惜顧左右曰去之彼強項令無與語其英官鳳與寶雞凡十七年不妄取民一錢軍興旁午民不知役及歸走送者數萬人過鳳翔岐山兩邑民亦沿途奉酒相餞人謂二百年閒邑士出爲循吏者惟詹官及其英曰歸闕地半畝於葵水之濱雜蒔花木顏曰有巢讀書課子不與外事卒年七十有一著有巢詩集二卷文集一卷隴右月紀一卷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阮元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星槎其號也先世繇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戍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譽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塞減壩

工峻得功奉

四會合流

七

八

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眾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  
 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  
 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  
 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  
 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  
 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  
 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濘此難成者一也現行  
 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或深或淺河無一  
 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  
 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  
 下壅土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隄  
 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隄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  
 無所施取上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  
 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日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  
 停積中泓矣謂之為湖其形必如孟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溢水平

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

七

現在河流南注勢似

湍激者以瀕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為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  
 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領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  
 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  
 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  
 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  
 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尚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  
 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射陽  
 湖以為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為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  
 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開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為黃流所阻  
 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為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  
 賦之數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清  
 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於黃河水有南趨之勢阜甯地勢  
 高於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  
 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  
 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把人之憂又不止淮陽二

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不果行君又上書曰  
山圩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  
以興鹽各路湖蕩爲腹以串場河各閘爲尾閘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  
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停層層閘鎖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歸海  
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  
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  
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  
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  
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極必潰雖少緩須  
與亦復同歸于盡此興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  
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  
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  
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  
矣湖蕩之旁圍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留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  
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  
堤閘座並挑通開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甯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

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擡高水面方

六

成建領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  
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體  
其言而未能行丁卯簡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  
居值火災燔燒千餘家君至爲設火龍六坊各一梯衝鉤鉞及貯水之  
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  
惰爲賞罰又多掘井以備饑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通省今仿行之  
算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通省今仿行之  
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同知實飲以病乞歸吳城民持鏡  
一盃水一盃拜于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清也送者數千人率相泣別  
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之前日謂家人曰吾死無  
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爾吾兄者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卽勇  
于爲義嘗與邑令孫君源湖舫建畫川書院修節孝祠威烈婦祠治宋  
涇河引漕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潭築堤以捍水患在官  
時則平斂人兄弟二商之訟表前明土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  
簿某停滯之喪他如拯漂溺置義家立質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

及事略弗具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  
利說一卷

論曰君駿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曷  
覽之君下河築堤之議本于靳文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為吾鄉喬侍讀  
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費具在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  
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又附建堤束水說

按下河與鹽一帶地處窪下形如釜底平日原係湖蕩止能受水不能  
通流雖開河節節相通而去路地勢相平或仍有仰孟倒漾之勢一遇  
異漲之水往往淹漫各邑非河流之不順實因海口較內地反高由釜  
底以達釜邊盈科後進安得不漫溢四出淹及民田哉自宋陳損之有

議至我朝  
聖祖指授方略以及靳文襄以後諸臣築堤各議皆以築堤為主即以  
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俾堤成而河亦成不獨五壩洩出之水有所  
收束不至泛濫四出且內堤之水增之使高則地勢視海口雖窪而水  
勢較海口實平轉可乘潮退之時遂其向若歸虛之性蓋內水既高出

禪傳一百九

九

海口則易倒漾者為建瓴之形諸水既東入長堤則易坎止者為流行  
之勢此治下河者所貴變通以宜民也

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奉

旨於高堰三滾壩之下挑河築堤束水入高郵邵伯諸河其高郵減水

壩下亦挑河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等河入海按高郵縣下築堤

者堤屬之北無所收束仍於下堤各州縣議阻是田高

宋提舉陳損之議立高郵等處隄堰奏略曰高郵楚州之閒��湖渺漫

麥葑彌滿宜柵立隄堰以為儲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濫旱不至於乾涸

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自楚州至

前此議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隄岸傍開一新

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

木亦可備脩理之用建此即下河

靳文襄公奏疏疏言高寶江與泰山鹽七州縣下河田畝積水沈滄特

命臣綜理其事敢不黽勉奮發力圖報効惟是治之之法宜握要領審

恩綸大加脩治遣臬臣于成龍專管督理又

至局而曲圖節省也蓋下河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不下五尺從前海潮內灌不可以耕經宋臣范仲淹築堤以障之堤成而民享其利今若循先挑海口之議則是引潮內侵與范堤障水之意相悖治之法全在東水注海夫內地既卑於海潮五尺應於內地築堤高一丈六尺以高一丈六尺之堤自足以東高一丈之水內水既東高一丈則高過海潮五尺其趨海之勢必速而無流滯之虞隄既高一丈六尺則堤頂高過水面六尺其東水之力必堅而無旁潰之患臣所謂宜握要領者此也築堤東水固爲要計然運河之新舊減水閘壩何止數十處卽下河七州縣之河渠溝港所以承各閘壩之水者何止數十道若不盡行築隄以束各處減下之水則水仍散亂無收若一概興築則其費數倍臣再四籌維查減水壩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今應將高郵城北並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之零星閘壩俱行閉塞拆取石料移於高郵城南邵伯鎮南二處改建深底大石閘二座俾洪澤湖減下之水並天長盱眙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大壩五里八里柏家墩車邏等壩並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分之二邵伯鎮南所洩之水半由芭壩並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分之二邵伯鎮南所洩之水半由芭

碑傳一百九

字

稻河並通州入江半由串場河入海高郵城南所洩之水應自車邏鎮起築大橫堤一道直抵高郵再自高郵城東起築大堤二道歷興化縣白駒場至海東各閘壩洩下之水彙歸一處直達大洋且必量入爲出寧使出水之地寬大於進水之地使所進之水安流下注而無擁刷堤工漫潰決裂之虞故內地窪區築堤高一丈六尺之河止寬一百五十丈海灘高地築堤高一丈之河必寬一百八十丈也臣所謂宜審全局者此也至於各工堤堰艱於取土者舊例每方給銀三錢尙有攤缺亦賦之夫在外然三錢一方之土近者不過數里遠者不過一二十里今此堤興築于萬頃汪洋之中近者數十里見土遠者百餘里見土艱難數倍於尋常則不貲之費從何措處查難築之水工共長六萬三千丈率需土六百零四萬八千方毋論取土之艱數倍常時卽加價一倍而此六萬三千丈工程卽需帑三百六十餘萬兩矣且夫船兩難不知竣工何日臣百計籌畫作就近取土之策其法先定堤基隨用船裝遠土於水內築成圍堰其堰出水二尺中閒寬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堰既成一面向草料防護一面將堰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隄基十五丈之外挖土挑至隄基之上密加夯碾築成大堤其隄應築成頂寬二丈底寬

十丈高一丈六尺每隄一丈用土九十六方連船裝築堤之土並車水  
防埝一切工夫器具物料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需銀二錢六分  
六萬三千丈其止需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較之尋常估  
費者約省過半臣所謂曲圖節省者此也臣與于成龍面為商酌作聚  
米之形區畫開濬價築諸法除水工六萬三千丈需銀一百五十七萬  
二千四百八十兩外其餘挑築工程約與舊例相同止於築隄者每方  
連陰雨食米等項給銀一錢八分內一自白駒場至海口挑大河二道約  
長二萬四千丈以挑河之土築成頂寬二丈底寬七丈高一丈之二大堤  
二道每堤一丈用土四十五方連挑帶築每方給銀一錢八分二萬四  
千丈共需銀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又自白駒場北至廟灣南歷海安  
泰州至苾稻河約共築堤十五萬丈其堤大小不等用土多寡不等土  
方價值一錢六分一錢八分不等其需銀七十六萬八千兩高郵州邵  
伯鎮南各建大石閘一座白駒場南北兩岸亦各建大石閘一座除拆  
取廢閘石塊外其添買石塊轉運舊石以及椿木灰米錠錫夫匠工食  
等項並開旁添建木涵洞二百個分引河流稍殺閘門內建飯之勢共

神傳一百九

至

需銀六萬兩又前工盡完之後上流湖河之水悉由新築水工大河內  
入海涓滴不能旁洩若遇大旱之年難免禾苗枯稿今創建木涵洞二  
百個隨時起閉以資灌溉每個需銀一百兩共需銀二萬兩又水工大  
堤六萬三千丈地勢最卑而河寬水急風浪時侵若不預為保護計一  
時風起便有束手莫措之虞堤一損失全功盡棄今估將此六萬三千  
丈工程盡捲四五尺高順埽再加丁頭草橫壘鑲護每堤一丈估用草  
蘆椿柳夫匠工食等項共計銀二兩四錢三分六萬三千丈共需銀一  
十五萬三千零九十兩又白駒場至海口其堤二萬四千丈雖地勢稍  
高而河寬水急亦應用草防護每丈需草價銀六錢共需銀一萬四千  
四百兩以上修治高寶等七州縣下河工程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二  
千三百七十兩伏乞  
皇上敕下部議將所需項銀兩先賜撥發一半以便乘時僱工餘容  
臣陸續請撥限三年告竣庶事無誤卸可免曠日持久之虞矣  
按靳文襄建堤東水一疏吾鄉喬侍讀萊上四不可議沮之與湯文正  
于襄勤皆主疏海口事遂寢其後海口雖通而范堤一帶地勢仍高內  
地湖蕩形如釜底地勢轉低是以下河之患至今未艾按喬議中一不



可行者壞隴畝毀郵落振墟墓也今高郵壩下舊有南北澄子河二道  
若將兩河挑深加寬卽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至河尾入湖蕩之  
處卽於湖蕩沿邊之地接築長圩捍衛民田此處田廬墳墓本少開有  
者亦可讓出則田廬墳墓似可無礙但塘下河民與湖民入申陽  
堤方能一入海又申陽河以花堤爲東堤西岸無堤二不可行者  
難成而用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議曰取土湖蕩沿邊之處淤成  
田非當時水中取土之比矣三不可行者斯疏丈六之堤束水一丈高  
於民間廬舍潰而南潰而北則堤下居民皆爲魚鼈按此堤之設本爲  
異漲分洩平槽無水可放丈六之堤不過與運河堤等若恐其潰決則  
今運河堤如荷花塘等處皆可驟決不獨下河兩堤可慮矣但此堤內  
則有水開濬則乾乾堤易築而難守以風河高難於檢索或堤開濬  
欲使河務各官不暇修防則此堤是也且現在壩下之害也何何  
兩淮河務各官不暇修防則此堤是也且現在壩下之害也何何  
各縣與從堤潰出者無異若止此堤有決口之處隨即堵築爲時無幾  
其患似與無堤長淹者有闕四不可行者七州縣之田向沒水中東河  
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河卽不能歸海淹沒之田何日

神傳一百九

三

復出按此時高郵一帶壩無開此康熙二十五年從孫  
在豐之請改壩爲開平槽之水俱由閘下引河次第歸海非遇異漲田  
中之水不必由此堤內疏洩若必須由此河入海者卽文襄木涵洞之  
法亦可不用但文襄原估二百七十八萬之數以水中取土今則下河之  
水壩閉仍能洩出就近取土勞費懸殊且地勢淤高或可不必一丈  
六尺之堤卽可束水再當時連石閘木洞等工在內不止築堤又觀郭  
琇參疏則當時冒銷亦所不免至原疏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何至如此  
之多今之兩淮運司現係兼管下河水利印衙兩淮候補人員甚多更  
無事另設矣

附錄開海口議 李春

大都諸水皆就東北注之海興化爲受水之壑射陽湖爲儲水之鄉今  
射陽湖淤塞故興化受害爲甚獨取導於廟灣一口其中所歷河道曲  
折迥迴流更迂緩又加以海水潮汐從而梗之故今議多開海口以分  
其勢減水諸閘日夜東注故今議啟揚瓜圃壩以殺其流總之淮堤范  
家口等處最爲上流要害一有潰決卽百海口亦如無之何矣今范家  
口修築未固尤可寒心職遍閱各閘惟白駒場之北閘波流湍急下水

最爲順利卽從而探之閘上口水深六尺五尺閘口相同下口則深一丈三尺五寸矣漸遠漸深蓋此閘建在牛灣河去海僅三十里地勢以漸而下水若建瓴故其流爲最利此地形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今職遵依勘視自興化西北歷平望德勝湖循丁溪小海草堰白駒劉莊伍佑新興廟灣諸場下湖新豐市沙兒頭海口已復溯流而上從滕隴日轉入夏糧河瓦子莊建湖西塘又從油蘆口折入唐橋披絲網等處入射陽湖繞山陽縣回視運河諸閘盡溝洫坡滄徧詢舟子漁人通將各州縣官勘議民窟條陳細加參閱根極形勢乃始得其要領夫淮南屬邑如山鹽高寶興泰等六州縣廟灣東臺等十五場民竈雜處乎其間計歲所輸納錢糧鹽課出自高壤者什一出自卑壤者什九先年河湖順軌歲歲有秋頗稱沃壤自隆慶三年以來湖北屢決河水瀾漫而下匯爲巨浸又加以高寶湖隄四十八座減水閘晝夜東流以田爲壑峭運隄滄禾稼若不亟爲區處使民有可耕之田卽歲遣使賑民惟周環六百餘里在成湖深者丈餘淺者亦不下五七尺波流浩蕩一望無涯廣求宣洩之路在北則廟灣新豐市二口最大爲山鹽

碑傳一百九

五

高寶興泰六州縣出水之門在東則牛灣河苦水洋次之爲泰州興化出水之門俱稱要害均宜開濬其間經過河道又應逐節疏通以便行水北如唐橋神臺莊西塘河油蘆港東如草堰之北壩小海之南壩丁溪之烟墩一處不通眾派皆阻職相度地勢高下河身廣狹應開應否建閘眼同各官丈量估計用杉木椿編成字號用二十丈一丈一應一條各從河心丈起插椿引管盡復續每一百一十丈下一椿將河身長短廣狹書其上復具冊與椿同使長短不得那移淺深因之有準其在新豐市口先經鹽城縣看得廟灣口地本環曲水流遲緩從下灘開鑿一河僅十丈近衝開二十五丈水急崖傾尙稱口小除廟灣舊口八十餘丈仍聽通流今合於新豐淮南空地再闢二十五丈長一百五丈庶水不掃灣可免灘北居民內徙中口寬闊直與沙河兒頭同射陽湖水一瀉而北矣此處河闊水深無從建閘其在西塘河由神臺至建陽湖瓦子莊夏糧河濬此一路則南水挽而西又轉而北出滕隴下海矣其在油蘆港由神臺經姜家莊至高作寺對面止濬此一路則水從此入東塘河下口出滕隴矣其在唐橋爲西河油蘆港西可至西塘河絲網起至神臺止濬此一路則南水北可至油蘆港西可至西塘河

此惟求洩水順利俱不必建閘其在草堰由北壩至大東河鴨兒港由鴨兒港西北取一直路開濬至牛灣河尾復由西團口接滷河開濬至牛灣河各出海大洋應於壩口建一雞心閘但外河既挑深南團三里內溝之水必流歸深處水去溝乾壩運自若仍宜加濬三尺斯南團各壩裝載鹽草便利其在小海由南壩濬至古窰頭萬盈團至新河口茅墩港尾復由中路東口取一直路開至兩汊港口出茅墩港腰各下苦水大洋應於壩口建一雞心閘其丁溪河係新開現深五尺無庸再濬止從馮家壩迤北取一直路由烟墩起開至合洋港入苦水大洋其舊洩水支河仍留通茅墩港新河口入苦水大洋除原有新閘一座止一口仍幫一口新口既開舊口復濬積積在內之水亦可漸次入海耕者得畢力於佈種煎者得一意於煎熬國計民生兩有利賴而運河長隄免齧足之虞矣先該海門興化兩知縣勘議射陽湖南淤塞一段欲撈泥挑淺歲以為常計亦似便但此湖闊五六千丈一河互三百餘里屢遭黃河口洪濁沙隨水入墊湖中今雖淤塞其田面與湖面之水尚深三尺現俱北流勢頗湍急職從射陽湖入湖口由蔣家堡直抵清溝灌備凡七十餘里周道探視量得湖下浮泥或六七尺或八九尺或

神傳一百九

語

一丈有餘沙泥湊合膠黏管插不能頓拔即欲撈置他處泥淖如館無岸為障一經雨水風浪淋漓卸勢必復淤太倉以上已難為工此三十里水色渾黃蒼茫接天無維舟住足之地何處措手近年鹽城亦嘗挑淺撈泥不數旬而泥塞如故前事足鑒也况開濬西塘河蘆二河夫復何用前項撈泥挑淺之議相應報罷以省此無益之費用職又查得萬歷五年高家堰大壞淮南徙諸河泛漲前漕撫檄揚州府開瓜洲儀徵二閘挖郡城東之沙壩及茫稻河壩不數日而河水減二尺許湖水減一尺許自此茫稻河之名始著又慮私鹽從此入江於河中釘品字椿止令通水不令通船至今賴以洩水而沙壩則旋即淤塞瓜洲運糧過盡例不復開今若開沙壩釘木椿如茫稻河通水而不通船再開瓜洲視湖水之增減為啟閉則湖水南流愈多減閘之水自殺此不費一錢而得兩洩水之捷徑是亦一時之權宜也

又導淮入海疏王順王祐七年

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按黃水自邵宿而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於洪澤湖亦出清河口淮黃交會東入於海然黃淮弱勢不相敵淮泗逼而南趨直走四百餘里出瓜洲儀徵方能達江一線運

河收束甚緊卽有大小閘河沿途宣洩而海口不開下流壅沙來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堤潰決修築歲費金錢九載以來八年昏墊海口之當開固時刻不容再緩者也查海口之在興化縣境內則有丁溪場小海場劉莊場神臺場廖家港白駒場之斗龍港等處在泰州境內者則有何垛場之茅墩港草堰場之鴨兒港近丁溪場之馮家壩合洋溝等處以上諸口俱被豪棍壟徒漁利阻塞閒有開者亦於口外築壩橫攔水不通行若在鹽城縣境內者縣治東南則有石碓海口西北則有天妃海口先年俱各造有石閘又有姜家堰海口流出推船港先年亦曾議造石閘以上三處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今石碓閘旣稱逼近城郭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閘復被附近奸民將閘門實塞河口填干滴水不通咽喉重地歲歲陸沈日不聊生死徒載道害民病國關繫匪輕而未卽舉行者其故有二一則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爲行水河港皆有舊蹟近因湮塞未免淤淺開鑿深通還其故道豈屬創舉況先年舊閘已圯者加工修葺未造者量議增添題定開官閘夫以時啟閉有利無害固灼然無可疑者一則因河道甚長河格有限工料旣難措處民夫

復奉

興碑傳一百九

五

新旨不許僉派凡事甚多掣肘然海口旣開則河隄不決修閘造閘之費較之塞決修隄孰多孰少若挑濬於淺濬用人夫動輒數萬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動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永逸之計固

士民所心悅而樂輸者也

崔述

江西贛縣知縣陳公萬里墓碑 崔述  
乾隆壬子余在京師偶遇滇南舉人陳子履和索余所著書數種觀之卽請以師事余辭之不可余深異之夫世所尚者舉業耳何以獨好古學輒自降抑如是殊不類今人所爲甲寅復至京師則履和已出都見其父鯤池公溫良誠篤居然古之君子然後知履和之得於庭訓者有素也嘉慶初余宦閩中鯤池亦宦於西江音問時相通也余歸後數年鯤池亦解官歸甲戌三月得履和書則公已卒以墓碑囑余爲之公諱萬里字飛九雲南臨安府石屏州人鯤池其號也曾祖諱新標康熙丁卯舉人鶴慶府學教授祖諱蕃纒臨安府學生贈文林郎父諱愷乾隆甲子舉人湖南臨湘縣知縣母李贈孺人公少而孝謹自臨湘公卒後家甚貧以授書自給日恆食粥從不干與公事鄉人或笑其謀生之拙

公處之恬如也乾隆庚子與子履和同舉於鄉乙巳母李太孺人卒乙卯會試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嘉慶二年補廣豐縣知縣公爲治寬和簡靜而廉介不苟取與士民若家人父子然初到任時義甯州寇作公以城垣多圯捐俸修之民無擾焉縣故有書院入廢不理公召諸生自教之捐膏火以資之由是文風丕變舉於鄉者多有徐君者於辛未成進士選入翰林人以爲公功云縣有巨盜數人大爲民患官莫能捕公密訪其聚飲之夕親率兵役往捕之遂皆就擒六年十一月奉調采銅於雲南十年二月回任是年冬值大計或傳上官欲舉公卓異勸公入省公不肯往亦不果舉也十二年調繁贛縣紳士皆爲詩文誌別民送至江干者如堵牆馬贛爲省南大道差使旁午迎送供備常無虛日理民事多以夜公弗樂也未數月卽以疾辭願上官才公慰留之不令去然公終不適又數月復詳請解任遂於十三年二月卸事啟行之日士民依戀與廣豐略同本道廖公至懸詩郵亭送公以風屬吏馬又年餘歸里時年已七十餘矣然步履飲食皆無異尋常至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卒壽七十有四歲卒之前一日猶泛舟異龍湖登山而眺望也初履和以奉文截取於是年五月出四川入都以事羈留聞忽聞石屏疫

履和以奉文截取於是年五月出四川入都以事羈留聞忽聞石屏疫

五

作且夢不祥懼二親有事奔歸省覲則公固無恙也踰二日晨餐公忽患風痰遂卒壹鬼神默啟之使得父子相見乎亦異事也巳公爲人方直與人言是非無所迴避而和平寬厚人皆樂親近之於從父兄弟及其子尤加優恤其卒也人皆奔視涕泣其襄其後事云配任孺人早卒繼配爲劉孺人子二長卽履和次履順國學生女二長適州庠生羅廷塘次適廖樹堂皆早寡以節著孫三長周翰州庠生次保慶重慶尙幼曾孫一啟曾銘曰

學以稽古仕以治民俗靡靡置蒼罔聞惟眞僻遠古風猶存吁嗟陳公殊異今人子銳於學深求經義主蕘於教聯刷科第庶民相安不肅而治非公盛德曷能如是不展其用翻然遂歸高風亮節今世所稀表而銘之以爲世規庶後學共繼前徽

潼關同知莊君達吉墓誌銘

莊君諱遠吉字伯鴻武進人於前邠州知州忻爲子於故國子監生誥

贈奉政大夫蓉纒爲孫於故開州知州學愈爲曾孫武進莊氏自刑部

侍郎應會請免江西全省積欠爲

國初名臣子孫多貴顯至邠州君學於舅氏錢文敏公維域才名甚盛

君既名父子又早慧儼自喜多與服聲伎之好邠州君性通脫不以繩度束君甫弱冠卽縱使遊俠結客每江鄉張燈競渡君清譚玉貌跌蕩其中見者無不傾靡納交惟恐後而老師宿儒言行端謹者亦頗誦笑以爲狂君固知之愈益甚余家與莊氏世爲昏嫻垂髫時卽識君而先太孺人以端謹爲教禁勿與君遊君亦時省邠州君於秦中或應京兆試不恆里居蹤蹟疎闊歲時相見一揖卽別去意中不知君何如人也君獨心好余屢欲自通輒又不果如是者數年乾隆甲寅余應鄉試與君同號舍是科初以五經取士見君所爲文沈博絕麗訪之試畢君來訪余余往報君於家就君案頭見所校淮南子三輔黃圖諸書乃笑謂君曰人言君不學雖吾亦以君爲不學也且君顧安所得學時耶君曰負謗久矣幸吾子終察之因惘然自述數年來相慕之意歸告太孺人太孺人許諾遂數與君相過從知愛日益深余好面折人旣與君定交益不欲有所藏匿君有過必眾責之辭氣往往太過後吳君培崔君景儼祝君百五莊君曾儀丁君履恆暨余兄子耀遙皆以勸善規過爲君良友君子諸君雅好辯難雖曰心服不肯遽默獨於余言冰釋過應色喜心夷隨時遷改未嘗有忤每與余別未嘗不灑淚及歸急走過

神傳一百九

毛

余雖曰昏莫必籠燈行未嘗至且君以詞章受知于畢宮保沅王少司寇昶又與錢州倅坊洪編修亮吉孫糧儲星衍爲攷據訓詁之學故其在關中名特盛少年時視科第爲故物旣屢不中選益厭苦場屋嘉慶

戊午順天鄉試報罷值

朝廷開川楚事例遂請于邠州君入賞爲知縣分發陝西試用陝西君熟遊地盡知其民之誠僞良悍與政之利弊得失願以邠州君官其地久所至有循聲懼不克肖則悉屏所好輿服聲伎專志爲治耀適實與偕行初至署咸陽再署大荔補藍田調咸甯擢潼關同知耀適告余曰君每日晨起殿粥盡一器卽出生堂皇決事耳聽口答書牘尾營數十行如燭照數計姦民不能讎以欺私相戒曰此小包公也慎毋犯之其知咸甯也有兵馬司指揮爲橫鄉里王仙人者以傳道戒眾君上事數日卽擒治各論如律凡君前後所獲尙朋李綠林張明道李光岳等數十人皆巨盜大猾大府方勤襄公維甸朱公勳目君健吏倚如左右手然君尤以廉惠爲本嘗冬夜入獄閱囚囚二十餘人君語之曰歲行暮矣若曹豈欲一歸省父母妻子耶眾皆泣不敢應君慨然曰限闕印前一日各自投到無負我遂悉縱之至期而二十餘人中惟少一人方擬

遣役致諸其家而其人已馳至叩頭曰距城遠門且開幾不得入咸陽  
人相傳以爲美談大荔號銀鬻紳士初見令奉千金或數百金爲壽君  
延入之而盡卻其贄荔人曰舊例也君笑曰新令安用舊例荔人愕終  
君任不敢干以私君旣調咸甯邠州君卽致仕比關皆就養署中  
嘗爲余言君之致疾也同州旱禱雨未應君猝無計長跪烈日中歷兩  
時許雨驟至從者請曰可以起矣君曰今日雨不沒蹠不起已而雨果  
沒蹠歲卒有收而君以中涇故病足會滑縣軍興陝甘兵奉調出關者  
相望於道君力疾億匱牽足遂大腫不可輒以至不起初君禱雨大  
荔請於道君力疾億匱牽足遂大腫不可輒以至不起初君禱雨大  
呼可哀也已君卒於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四配汪氏  
無出繼配陳氏妾丁氏李氏男子三鈐庚錯而庚幼塲女子子二一  
嫁永濟崔曾益一未字君通曉音律好作篆書畫學錢文敏三十後究  
心靈索時時有所論述余求諸其家不可得又所著吹香閣詩喪舟滲  
漏爲不浸不可識別惟秣陵秋江上緣樂府二種稿本尙存邠州君不  
知余之不文也使鈐錯兄弟以墓石之辭爲請且曰葬未有期吾老矣  
兩孫幼吾子預爲之以待事其可因就所聞撰次之而以余所自欲言

者附綴於篇於君生平無所隱飾後之人可以觀君矣并係以銘曰  
設講院與水利於君爲事之常而弗勝誌也凡列于篇者皆人之所難  
能嗚呼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碑傳一百九

天

碑傳集卷一百十目錄

嘉慶朝守令下

大定府知府周君有聲墓誌銘 秦濂

揚州府知府伊君秉綬墓表 趙懷玉

安岳縣知縣朱君向龍傳 李兆洛○龍

江蘇贛榆縣知縣宋君準墓誌銘 劉鴻朝

故奉政大夫陝西邠州直隸州知州莊君忻墓誌銘 趙懷玉

師先生範傳 劉開

邵先生鳳依德政序 張宗奉

遵義府知府胡君鐘墓誌銘 郭尚先

山東泰安知府完顏君廷銘墓誌銘 陸繼輅

廣西永康知州方君聯聚年六十七行狀 陸繼輅

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增墓誌銘 陸繼輅

四川銅梁縣知縣呂君清墓誌銘 張詩

山東青州同知趙君懷玉墓誌銘 陸繼輅

前河南開封府鄭州知州武公肅合葬墓誌銘 張井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曹縣知縣胡君世琦墓誌銘 胡承琪

賢令黃君璵傳 李兆洛

綏甯縣知縣陳公新墓誌銘 李兆洛

誥授朝議大夫知府銜廣東嘉應直隸州知州金君錫鬯墓誌銘 蔣湘

山東泰安知府完顏君廷銘墓誌銘 陸繼輅

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增墓誌銘 陸繼輅

四川銅梁縣知縣呂君清墓誌銘 張詩

山東青州同知趙君懷玉墓誌銘 陸繼輅

前河南開封府鄭州知州武公肅合葬墓誌銘 張井

賢令黃君璵傳 李兆洛

綏甯縣知縣陳公新墓誌銘 李兆洛

誥授朝議大夫知府銜廣東嘉應直隸州知州金君錫鬯墓誌銘 蔣湘

山東泰安知府完顏君廷銘墓誌銘 陸繼輅

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增墓誌銘 陸繼輅

四川銅梁縣知縣呂君清墓誌銘 張詩

山東青州同知趙君懷玉墓誌銘 陸繼輅

前河南開封府鄭州知州武公肅合葬墓誌銘 張井



嘉慶朝守令下

秦嶺

嘉定府知府周君有聲墓誌銘  
 嘉慶十七年夏六月余方解職里居長沙周君希甫以候補知府隨宮保百公來江南因公事至吳門過余愬愬別去遂不常見閱二年而君之孤鳴鸞來訃則君以嘉慶十九年五月十二日沒于揚州之興化矣悲夫君諱有聲字希甫別號松岡其先自江西豐城遷長沙曾祖贈兵備道炳諸生祖贈兵備道宣智舉人以明通榜官澈浦教諭考克開舉人以明通榜歷官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母張氏封恭人君少通敏善讀書稍長為文輒工年二十二以乾隆庚寅  
 恩科舉于鄉屢屈禮部試官內閣中書前後二十年中閒以父兵備公公私逋負纍纍困甚復兩遭喪哀毀骨立年四十七始以乙卯成進士引見以國子監學正學錄用君官中書久例得奏留屬秩滿當出為同知適貴州有種苗之變以直隸州知州入黔參軍事在事者皆倚希甫為

碑傳一百十

重事峻借補鎮遠府清江通判清江故苗置其民困供億幾不堪命君至悉罷除之府屬之黃平州民與官相惡將為亂大吏檄君兼攝之既至即置其首於法而榜掠其餘無株累尋調署思州府知府前守久病不治事有無賴李太玉者與其鄉人劉添貴以墳山構訟李老而狡劉弱不得直君廉得其實出劉於獄以代者至去任復權思南府事思南俗刁悍其治一如在思州時屬鄰境銅仁石峴苗變總督覺羅琅公玠帶兵往君募鄉勇三千人行令二千入與綠營兵合統以箠尉干把分守要隘而自帥千餘人馳赴石峴隨琅公擊破苗砦石峴平是年會今江督百公來貴州為布政使聞君名召之至貴陽而萊陽初公彭齡亦以署貴州巡撫事至遂奏擢大定府知府君之受知兩公自此始兩公既才君遇有大獄必以屬之君顧時有可否是以兩公益重君時黔楚邊境苗民仍數出為患黔楚僉設碉堡以備苗楚吏言黔之銅仁宜專備兵為衛楚中不必更設碉堡君爭之曰銅仁四面皆楚壤黔有備而楚無備一旦苗迫黔黔固有利焉亦豈楚之利乎楚吏無以難卒如君言自此黔楚無苗患其他遇事識大體率類是尋權貴陽府事有平越州屬湄潭縣民婦周楊氏者夫暴亡其弟以毒斃兄命控之縣獄已

成君白其冤立脫之無何以失察小錢星吏議越二年入緩復官會百  
公總督兩江以其名入告挈之來嘗權松江蘇州兩府事未補官而沒  
年六十有六君為吏廉囊無私錢其歿也幾無以為殮長沙遠在數千  
里外亦幾不克歸其喪逾二年其孤鳴鸞鳴鸞始奉君之柩歸葬于長  
沙之濱化鄉之新塘坤熊家隴月行山配張宜人安鄉候選訓導孫錦  
女先君卒宜人之葬余銘其墓今君沒其孤又屬為墓石之文其子姓  
婚娶已見宜人墓誌銘曰

歸君朋齒多鳴于時君獨連蹇誰為之欲起而踏竟止于斯君魂其  
揚州府知府伊君秉綬墓表 趙懷玉  
故揚州知府同年伊君既沒其孤念曾持狀過常州曰先子隧道之文  
存時嘗以屬憚君敬矣敢復以表墓為請予不獲辭君諱秉綬字組似  
又字墨卿唐末自河南遷福建之甯化遂為甯化縣人曾祖某祖某潛  
德未耀以光祿公貴贈始其官考諱朝棟起家進士歷官光祿寺卿妣  
羅氏封夫人人生二子君其長也由縣學生中乾隆己亥本省舉人甲辰  
舉中正榜已酉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補浙江司遷直隸司員外郎

嘉慶元年嘗侍光祿與千叟宴三年典湖南試明年出守廣東惠州甫

下車問民疾苦裁汰陋規有豪每寡婦子予校荷杖寡婦呼冤君立拘  
豪詢責民皆稱快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  
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研人謂文忠以脫賢守云君故練習刑  
名有重讞總督吉慶公輒以委君洋匪中有被擄服役者二十二人君  
照律問遣總督以律載三年今逾期欲從重君曰律意重行劫三年概  
詞所以五年者由不能自脫設非被擒又豈五年止耶卒免死陸豐  
甲子司奸民聚黨肆劫限期勒贖遲則支解之君請總督發兵速剿幕  
中客多阻之君不聽總督因問策君曰總兵錢夢虎素著威望同知袁  
樹悉彼處民情如割錢駐甲子而令袁曉諭父老使獻巨魁事當有濟  
從之果送七人出歸善博羅永安之變陸豐不乘隙起者誅此七人之  
力也歸善陳亞本滋事未發提督孫全謀駐同城君屢請兵不允乃部  
差役七十餘人夜搗其巢縛其親黨亞本遁設計擒之未幾博羅陳爛  
展四將為亂君又請兵于總督提督設詞阻之兵仍不發亂遂作而君  
適以博羅絞犯越獄呈議去官士民共籲奏留乃留軍營辦事當是時  
大府蒼黃失措提督擁兵不前兵丁卓亞五卓亞佳為偽先鋒朱得貴

為僞三大王均通賊搶掠民既死賊又死兵君憤懣請兵愈力遂遂上  
官怒復以失察教匪劾論戍軍臺會新總督倭什布公平反入告

上以情事與劉清之於魁倫相同免罪回籍同人依助捐復兩江總督  
鐵保公請發南河時淮南水災君查高寶賑銀米皆親給奏攝揚州

特旨真授每邑置四粥廠經營賑務至廢寢食北湖湯家沖盜藪也糾  
掠人貨肆其淫虐兵役莫敢誰何君獲其魁數人餘盜解散揚州奸猾

擾民者俗號魁魁勾串以害富室者則名搭臺君皆嚴治之風以漸息  
一攝河庫道再權鹽運使胥稱職旋遭光祿公喪及還閩邑中城圯君

出千金倡修上書大府以不經官不邀議敘不委估核為請城卒完營  
秋水圍供母夫人游憩未成母夫人卒改為家塾榜其柱曰未能將母

園何用且望成才塾有靈其它有利於桑梓者率力為之家居八年册  
交敦勸出山遂勉就道中途游歷山水多紀以詩抵揚州厲黃氏園一

時名流酬唱頗洽偶感霜露患肺痿證卒沒未一月揚州士民羣祀君  
於三賢祠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及我

朝新城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君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畫而以前  
賢手迹為重頗究性命之學不傍門戶屏謝聲色食每具蔬曰藉以清

吾心耳方君奉光祿公諱余喟之揚州郡廡君以出處為問且乞審定  
讓著及君再過常州子方入關君病於揚則子患末疾不能往問死生

契闊傷哉然君雖官至郡守較歐陽蘇王名位俱遜而身後明禋居然  
並有千古亦足見民之彝好攸在固不以窮達顯晦論也君生乾隆十

九年正月十一日卒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二配李氏  
封夫人子二紹祖國子監生候選布政司庫大使念曾選拔貢生候選

教諭女二一適胡炳一適潘恭淮孫二性存成存憚君嘗於廣東按察  
司閱君罷官原牘知其始末故墓銘敘之頗詳子特按狀舉其大者表

焉  
安岳縣知縣朱君向龍傳李兆洛龍  
君諱向龍字吉堂先世居歙徙閩徙金陵明萬厯間兵部郎中學始  
徙常於今為陽湖人曾祖兆鵬庠生祖光奎父秉鑑皆太學生君幼英  
敏弱冠從父游京師供事方略館議敘得四川達州麻柳場巡檢以軍  
功升安岳縣知縣署茂州直隸州知州告養解任旋被議丁母憂服  
闋入都捐復歸而卒于途次年五十嘉慶二十年十月也處家孝友在  
官清幹視猶子如子為之婚嫁無子以叔兄子文哲嗣女子三其季之

壻曰高式之子友也以君所爲行間紀略見示予就而爲之傳其紀曰  
嘉慶元年正月子莅達州麻柳場巡檢任九月十八日教匪徐添德添  
壽造反於亭子鋪先是安徽奸民劉松以河南鹿邑混元教破案發配  
甘肅隆德縣與其黨劉之協宋之清等授徒惑眾蔓延湖北河南陝西  
四川諸省所在煽亂而添德受陝人孫賜俸教皆其黨也亭子鋪距麻  
柳場四十里居民洵洵予諭之曰惟竭力捍禦以救死耳令戶出一丁  
得三百人鼓而行離場二十里至風峒子賊蜂至甚眾戰不利還至麻  
柳則居民皆逃子眷屬亦隨眾往將避入新甯縣子以麻柳無險可守  
又聞新甯之鐵山溝亦有賊匪將起乃馳至胡嶺廟設卡以集避亂者  
遣人護送老弱及眷口入新甯城明日偵獲賊匪二人得鐵山溝首逆  
與徐逆書言胡嶺已設卡請其應援子恐其勢合則新甯危立率民眾  
赴鐵山溝圍而捕之賊眾三百餘出拒力鬪半日始盡殲之巢中兵刃  
如林已將束裝赴徐匪矣民眾死者亦四五人還犒眾於胡嶺廟爲固  
守計會護理總督英善統兵至奏賊中情形并及鐵山溝捕賊事奉  
硃筆圈出交部從優議敘未幾調赴老岩寨頭敵防守賊屢來攻圍屢  
卻之然礮矢雨集皆瀕于危而幸完二年二月署督飭令幫辦站務旋

又奉參贊德楞泰調往隨營辦糧六月追賊至楚北界子枕戈臥地上

四

久感寒溼左足躄不任鞍馬遂告假醫治初老母就養於袁州照磨叔  
兄瀚署元年秋由袁赴麻柳場至萬縣道梗遂僑居焉子至是始得省  
視於逆旅中九月以萬當賊衝移住梁山州城子疾亦稍瘳奉派梁山  
州石橋河堵卡河去城七十里賊匪出沒不常子爲添設柵寨令附近  
居民之無寨柵可守者咸入居之爲設更番巡防之法賊始不敢犯會  
叔兄自江西解糧至知賊未能卽平仍奉母還袁州未幾奉總督勒保  
調赴隨營審辦賊匪子反覆研鞫者十居八九皆給印票釋回婦  
女童穉道遠不能歸者捐貲簽役解送同事或請其寬縱弗恤也時達  
州賊匪復熾三年五月隨松茂道承勦賊於鐵山溝失利觀察欲自  
刎子挾之突圍而免四年五月山東總兵李某貴州協鎮諸某分路剿  
賊子隨營辦理糧務六月至太平之石岸口失道爲賊所基瀕河疾馳  
五六里於下流淺處策馬而渡幾蹙者屢一僕一廚役亦援馬尾得出  
同里汪君兆鼎官直隸棗強縣丞墨誤客合州刺史龔際美署不得志  
就子求偕行子以冒險力阻之不聽汪君年逾五十不任馳驅先一日  
爲賊衝散兵役尋求夜半始得將子前途分路仍還合州是日遂沒焉

於亂尸中求得遺骸殮而送諸合州贈費而歸其櫬是行也驟騎皆被掠夫役死者百數渡河淹斃者復十餘人子賴馬力厘而獲濟旋以病請假至羅文壩大成寨調養十一月建昌道劉某赴太平安設滾運臺站廉知子病減檄赴東屬周家河守站臘月大股賊七八千突至寨多屯糧而新立未固也寨兵少不敢出戰憑柵以守賊旋退子度其且夜至重賚鄉民勉以協力防堵漏三下賊果至火光燭天寨三重賊已破頭圍眾恒懼時鄆縣令呂某適以催糧至寨因與分地而守盡力堵禦寨頂有闕帝廟其禱焉天明賊逸巡去僉以爲得神助云五年撤站赴綏定當差六年冬太平廳屬城口經歷出缺撤往攝事城口比連楚陝深山老林人煙稀少匪徒窟跡出沒無時又當驛站衝要大兵往來支應孔亟向無城垣結寨爲靡子至糾集居民動以利害句連卒伍稽合保甲結以恩信人心始定有賊二千餘人來劫寨鄉民奮擊大創之後遂不敢復犯民居稍安得事耕種焉八年春教匪漸次蕩平南山窰匪入境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額統大兵抵境時追剿嚴急軍行疾速沿途州縣多以軍糧不給獲譴城口屯餉已罄徵調日迫子屬居民告之曰兵無餉不能進即賊不滅爾曹能保身家乎我固不避重譴於爾

碑傳一百十

五

曹何所利眾皆曰諾出其蓋藏得糧數千石背籍而記之俟撥餉至按戶給還焉時參贊營米廠前見民之輸將者相望於道怪而詢之僉云我官素愛民恐其以乏軍餉得罪去也參贊喜以爲能得民心奏言其功請擢授知縣奉

俞旨遂補安岳縣知縣焉追思十載兵閒死生呼吸然求生未必得生蹈死未必得死封疆城郭之臣亦可以自壯焉故略記之

李兆洛曰觀君所自爲記才略志致大約可見矣於國事有所裨益於民生有所利賴雖所施未光要無愧於効一官守一職者也惜其于馳驅奔命所至形勢及當時大帥行軍曲折不能因事附著然存此而進退利鈍之致亦藉有以參核焉故可傳也

江蘇贛榆縣知縣宋君準墓誌銘

余與君之子可大嘉慶丁卯同舉於鄉戊辰赴禮部試同謁熊司寇可

寇顧可大曰生父好官可惜已同成進士同謁座主費相國相國顧

也越十七年可大以君狀乞余誌君墓道之石余閱之慨然曰是所謂可惜者矣按狀君乾隆己亥舉人乙卯大挑以縣令試用江蘇歷署蘇

州海防同知常州松江鎮江通判溧陽阜甯陽湖吳江縣令補贛榆縣令君爲人剛直不能迎承上官而爲費制軍岳中丞所重署常州通判時費制軍過常問曰試用者皆攝縣篆君何獨未對曰職不敢妄動也制軍默然自是益敬君漕案之興則費與岳維持之力居多君之署吳江也漕平斛不加收輸者歡湧日送青魚鮠魚意蓋取清廉也漕船有例規每船增至二百吳江船一百四十隻須銀巨萬君百計稱貸不能足其數過淮以吳江缺兌稟漕督君遂以糧船勒索具詳漕督劾君及得

旨嚴審漕幫漕督乃大驚而蘇守揭君虧庫帑當是時督撫議爲君地謂蘇守曰此時汝揭其虧帑耶汝往查籍蘇守取兩箱及舊衣物列單上岳中丞顧眾官曰吾知其廉無所有不過布被耳設法潛補君所揭數久之漕案定漕督糧道皆獲愆惟君免議及補贛榆益勵清操勤政事贛地卑下民仰食青口青口豪民爲埠頭網利君革埠頭商船大行除窩盜家孟毓亮兄弟獲曳刀手王愷等置諸法民乃安業邑舊有斬犯待決取卷察問因謀殺父仇起釁爲原情改軍民有以喀血死而其兄訴其爲人歐斃所訴者已自承定讞後察知爲改詳再三請乃得民

傳一百

六

無冤獄三年引病歸當君以漕案錄供時君轉岳中丞中門岳拱立大言曰汝無恐汝好官人欺汝汝何過乎君出復拱立轉中門始坐是時中門外窺者以爲從來所未有顧僅以縣令終嗚呼君之終於縣令吾知之矣蘇守之揭君虧帑豈以仇君助漕督耳岳中丞之直君非獨愛君之廉節天下之漕江南居其半君一敗則旗丁之勢益張州縣將不堪其求且

天子命嚴審漕幫而不解君任已明見於數千里外故君得免議然君既與漕船爲難漕督糧道以君而獲愆君勢不能久居江省費制軍岳中丞在位則可一不在位後之任者一端皆足以陷君而又何遷擢之有乎君之告歸在費岳去江之日也時勢之相激然也故雖費制軍爲相國之日亦不過曰可惜而已君諱準字哲衡號菊堂先世爲濟南之長清人明初遷萊陽數世始顯世所稱荔裳先生其一也考諱宏超邑廩生妣李太孺人本生考諱宏健邑庠生妣張太孺人周太孺人周太孺人生二子君其次也卒於嘉慶丙子年七十三配李孺人後君卒年八十一丈夫子一即可大女二一適海陽趙康濟一適棲霞牟宜樓孫男一孫女三乃係之銘曰

慈廉之師強項之吏慈廉民所私強項官所忌六十懸車見君智奕世考德視此誌

故奉政大夫陝西邠州直隸州知州莊君忻墓誌銘

趙儀五

君姓莊氏諱忻字景炎一字似撰似撰之字尤著先世有秀九者自金壇遷武進遂為武進人四傳至禪明宏治中進士官山東布政司參政家始大會祖騫考職州同祖學愈直隸開州知州父蓉纒國子監生贈如君官君幼聰穎為開州君鍾愛嘗以珍玩賜諸孫君無所取獨乞舊本蘭亭開州器之既冠連遭祖父喪哭泣過哀目左成漏管乾隆十六年

召試二等第一其後三遇

召試皆二等第一三十三年戊子中順天鄉試副榜貢生出大興朱學士筠之門時年雖三十餘已屢擯場屋且母年高亟謀祿養乃就職直隸州州判初君為諸生時見賞於晉甯李侍郎因培所至聲籍甚至是畢撫部沅奏留陝西四十年逆回蘇四十三亂君司奏節署事平厯攝宜君富平郭縣事以母憂歸免喪借補渭南縣丞復攝朝邑郿縣盩屋事其在盩屋緝獲鄰境要犯

碑傳一百十

七

特旨以知縣題補是年補咸甯縣知縣五十五年擢興安府漢陰通判五十八年署乾州直隸州知州五十九年署興安府知府興安去省會遠山谷居民良莠雜處君廉得白蓮教頭目蕭貴斂錢聚眾設計鈎捕之按問得其為逆狀遂置之法既而楚蜀蔓延與安獨無事嘉慶元年署咸陽知縣泥河賊王全禮作亂總督宜綿公以君練於兵事檄赴軍營敘功

賞戴藍翎二年遷邠州直隸州知州仍留軍中是年冬教匪屯聚興安之光頭山郡守運餉遠出督撫以君諳漢南情形守禦非君不可於是明年正月再攝興安郡事郡善以堤為城坦步可上時楚賊張添倫等自南鄭渡漢川賊齊王氏等繼之往來石泉漢陰間距城密邇城中屏兵千餘人率不任戰眾皆懼懼君至首圍丁壯令無家者出了有家居者饋食下其令於屬邑未一月各得鄉勇數萬因堤高下或塹或墉身運磚甃為眾倡築未幾而雉堞煥然爭雄鄰郡矣君念楚賊渡漢遠涉西鄉紫陽石泉周落遼廣戶口稀少焚掠無所得必思歸遁檄沿漢諸縣掣商船民舟盡入漢港守以重兵使賊不得南向又念川賊若滇非東走夔州卽北走通江一帶興安當南北之衝全陝安危所係賊據要險

則兵節俱絕於是度其山川遠近之勢圖其兵勇卡砦之宜陳之督撫以備策應賊乃不敢復萌窺伺時宜綿公爲統軍倚君爲重在興安三月復檄之去後人守君成法得無失既至君行營籌餉動合機宜是年十二月連破洞汝二河賊巢

賞換花翎又明年統軍奉

命赴蜀督大成寨兵時君年已逾耆畫則鞍馬驅馳夜則就地草軍書

積受卑溼因而疾作遂回邠州既痊權鳳翔府事堵禦隴州有功復權

榆林府事九年仍回邠州十一年年七十有二矣子遠吉方爲咸甯令

因乞休就養十八年遠吉卒乃攜兩孫歸初遠吉卜築於城北之局前

將爲君娛老地至是始得入居焉君在官多陰德嘗鞫邪教爭於統軍

免株連者萬人朝邑被水君爲請賑以已貲八千金濟全活無算在邠

州免地方科派貼差銀三萬兩去之日百姓涕泣求畫公像建生祠君

遺書慰之且戒其毋妄費至今邠人猶能誦其辭也自乾隆壬午子與

君同應省試其後同奏賦同試京兆聚散不一嘉慶戊午君至京師得

一見壬申陝之大吏邀予主關中講席復見君於潼關官舍爲留信宿

及遠吉沒予已嬰未疾君往來西安數數見未幾先後旋里嘗舉五老

會君與予與焉里中戚友讎集兩人必偕予雖跛蹇亦龜勉以從每攜

一文必以相質或談枌榆故事輒掩晷日蓋予得之吾家豹三先生君

得之外祖錢鑄菴先生兩先生固鄉邦所推文獻者也君詩研究格律

老而彌細爲文謹於法度藻不妄抒生平著述舟行漢江爲水滲漏喪

失過半今撥拾所存有文六卷詩猶七百餘首綜予與君交幾六十年

直亮多聞初終罔間君逝後忽忽若有所失回念少日過從之人已鮮

有存者能不悲哉君生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卒嘉慶二十三年

五月十六日春秋八十有四配蔣氏封宜人子二遠吉陝西潼關廳同

知勤墉皆先君卒女一婿曰張浩孫二鈞錯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

乙丑與蔣宜人合葬於鳴鳳鄉區之原禮也銘曰

君之未遇能介所守泊乎入官經緯兼負學貫百氏策裕六韜珥貂之

華用酬厥勞故壽考而遂首邱者償之沒齒不能取之於其子者有孫

可俟

師先生範傳 劉開

故望江令師荔扉先生既卒之踰月其友人程子雪門貽書告余曰先

生之學行卓絕不可無言以傳子其志之余不敢當程君之請而義不



谷默且恐天下相震以文章之名而不盡知先生之實也先生有異才  
下筆千言立就於書無所不窺年二十一以中雲南鄉試第二名入都  
鉅公先達咸歎爲國士而惜其不遇後挑補劔川學博卒以軍功獲舉  
授望江縣知縣當西南用兵之時軍事繁劇州郡承應懼不能給先生  
以閒曹受當事之知委理州事處之裕如且出奇策以濟軍餉一時賴  
之及莅望江以整風勵俗爲任察奸靖厯務除民害歲大飢先生以極  
災上報且請賑大吏屢加飭駁先生以去就爭之卒得所請民賴以安  
明年先生以運軍需自楚回任凡前所舉行未盡者悉竟其功擴其事  
而要寓以寬仁與學校敦禮節建塔以補形勝士有長譽之如恐不及  
每歲捐數百金以資書院諸生而時考其學之進退親爲講論辨析如  
是者不倦又搜刻望江諸先輩遺文以風後進應試則各給以資其作  
養教誨而獎勵誘掖以冀其成者如此是以民感其化士力於學風氣  
以變而城內三十年未有通籍者且相繼登選也先生慷慨有大節重  
然諾自幼儻多能凡有關民生國是者莫不考求實用尤熟於水利  
邊防事宜指陳古今悉中利害性果毅任事邑有大獄多所矜全事上  
不受貶屈制府委員過境以需索故先生面呵之杖方伯廝役之不法

吳律傳一百一

九

者方伯由是益重先生凡在望江前後八年一介不苟而節已以恤孤  
寒生平交遊遍天下未嘗負一人有負先生者先生恬然無憾好賢之  
心不懈非徒篤於舊誼不以存亡得失易志而已故能提唱風雅宏獎  
人才四方之士趨之如雲既至則得其所遠近藉以舉火者不可勝數  
求一言以爲重者來無虛日而以文字就正者自士大夫以至山人墨  
客所在皆是也此豈嗜學愛才之出於好名哉蓋天性然也惜乎以疾  
去官未能盡展其用既卒于官舍士民悲泣故交之未受恩者且爲經  
紀喪事竭力以濟其困哀歎之情不啻私戚而先生平日之節概可想  
見矣夫卿相有作人之權尙難厭服士心先生一縣尹而意氣感召海  
內風誼傾動賢豪豈不異哉先生沒而世鮮有其人矣余知先生爲最  
詳故備述其梗概以待賢人君子之論次使天下知先生之卓絕可傳  
者固不徒以文章之名也先生詩集文集久出問世晚成溟繫百卷爲  
西南不可無之書有志時務者必將有取爾也先生趙州人諱範字端  
人自號荔扉既又號爲金華山樵卒之日惟存書籍千卷余與雪門流  
涕檢錄之

邵先生風依德政序 張宗泰

芝臺先生作宰修武之明年官事不擾政令有常慈祥之意通乎民隱  
民情遂以大安紳士某等感撫循覆育之恩而莫知所由報也屬文於  
余以識不忘余與芝臺素稱交好相見輒暢論古今文章之流別歷代  
人物之賢否因藉以窺見性情心術之微與立身行己之大概故樂得  
爲識之公早掇巍科登玉堂旋奉

簡命宰赤縣歷武安夏邑所至人安其教而樂其德旣又移任修武其  
所以養民教士者一仍前此之爲而不稍易公宅心溫厚不作刻薄之  
事亦不爲矯激之行與邑人士相見切切然以啟覺講訟爲戒嘗自言  
曰吾何求哉但得戶有詩書多士與賢能之選人勤耕織小民無飢寒  
之嗟吾願足矣生平不通苞苴不受請託所至弊絕風清詞訟株連之  
害最爲民閒所苦有一案拖累多人不日不月以羈之吏胥咸足其欲  
而猶未釋者公則洞悉民瘼兩造以外絕不波及一人至事有不便於  
民者輒申請再三雖拂上官之意不卹也戊寅春雨澤愆期公惻然謂  
無麥無禾將公私俱困躬親禱雨縣北之黑龍潭山徑嶮巖攀援上下  
往返百二十里有奇方喘喘焉慮無以仰格天心俯慰民望歸未移日  
竟同雲密布瑞雪飄霑稱霑足焉

神傳一百一十

十

聖論十六條迺化民成俗之要務公朔望親臨宣講非大風雨不輟甯  
城書院爲振興文教之區敦請名師啟迪又時爲之厚其膳餼督其功  
課多士咸知所依歸爭自淬厲蒸蒸日上公素性淡泊於人世紛華靡  
麗之場絲竹聲伎之樂一無所動於中公事之暇惟株守陳編循覽不  
倦生平雅負文名制義駢體文並工所至人樂從之游於學無所不窺  
家藏善本書數萬卷其性所近者輒朱墨其上詳審精密通體無一破  
句閒人閒有祕笈異函婉轉搜訪斲於必獲而後已喜延接名流當代  
之士凡有學行可稱者或便道往訪其來相過從則敬禮有加所謂遠  
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者公非其人歟夫古今文學詞章之  
士其通聲氣喜賓客者或不免沈酣麩醪縱情博奕知交輩虛辭溢美  
則有之而輿論終不諧公蜚聲藝苑交游徧天下而出其所學以父母  
斯民又復翕然相信如此則其肆應之才豈可以常情測哉然則自茲  
以往其爲修邑之人培補元氣休養生息當必有更進於是者余將拭  
目而觀德化之成也

遵義府知府胡君鐘墓誌銘 郭尚先

嘉慶初年滇黔八言良吏必曰晚晴胡君君諱鐘字山音號蘭川又號

晚晴乾隆丁酉拔貢卽中是科鄉試充

四庫館膳錄敘勞授雲南太和縣知縣調會澤縣知縣擢昭通府大關

同知權麗江府知府再擢貴州遵義府知府以疾歸嘉慶二十四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有七尙先曩奉使於滇於黔聞滇黔人稱君

賢時君去官且十年矣思效孫可之書何易于事敘君治行用勸凡爲

吏者筆弱文蹇恹而止後得交君子澄乃悉君之爲人及道光四年金

陵人請祀君鄉賢得

旨嘉允尙先讀其鄉人所牘事蹟益歎循吏之必可爲而直道在人賢

無不彰也君在官嚴絕苞苴至僕隸化之亦不妄受餽聽訟慎而決人

無敢欺者每冬夜攜一僕周行街巷率盡漏四下境遂無盜凡課士則

爲設飲饌文成親甲乙之其在太和嘗修桂香書院出已俸助諸生膏

火費在麗江廠丁以乏銅告君籌費且督之採鍊正額外乃多數十萬

勦聞於朝以一事加七級前此未有也在遵義有某甲者負膂力結徒

黨爲暴鄉里當事不敢捕甲知不敢捕也益肆君驟率數人往繫以歸

里民相賀嗟乎惻愍之吏不諧於上官而不竟其用者有矣方

仁宗睿皇帝親政求良吏於天下滇撫萊陽初公特薦君卽擢君太守

旦夕且大用而以疾不竟其用天道蓋有不可知者哉君天性孝友有

從姊適張而寡給衣食終其身姻戚求助竭所有助之不給則作書畫

數事助之蓋君詩文楷隸無不工尤長於畫人爭購藏云居鄉時如嘉

慶甲戌義賑已卯重建府學設救生船皆君爲之倡故君祀鄉賢鄉之

人同聲曰宜祀宜祀先是君客京師貧甚有故交欲助君而懼君拒之

也將他往出六百金授君曰以是寄若若第用之後六七年其人復至

君歸焉封識如故嗚呼此可想君之爲守令矣君先世自婺源遷金陵

會祖立祖瑜考雲龍皆不仕配盧蒸人能以儉成君之廉教諸子有法

子三潔湖南候補縣丞澄癸酉舉人以官學教習得教諭沛諸生女三

適編修張會諸生蘭近賢永甯州知州汪鼎孫八嘉棟嘉楷諸生嘉杭

嘉樛嘉彬嘉桐嘉松嘉槐皆習儒以道光三年九月十七日與盧蒸人

合葬于鍊星橋袁村銘曰

官置守令凡爲民安得天下皆胡君君無他奇廉且勤滇黔瘠瘠俗易

淳風之雨之春温温視百萬戶如家人儼然君去民悲辛君祀於鄉靈

爲神天酬爾德蕃子孫誰其效者視斯文  
山東泰安知府完顏君廷鑑墓誌銘 陸權銘

嘉慶二十五年泰安知府完顏君以疾去官四月日卒於南泉旅次春秋四十有九赴至余既爲位而哭其明年道光元年十月孤麟慶等復以書告葬且乞銘謹按君鑲黃旗滿洲人諱廷鏞字衡伯祖期成額刑部左侍郎鑲藍旗滿洲副都統祖妣舒穆魯氏繼祖妣戴佳氏父岱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贈太常寺卿妣索綽羅氏生母陸氏君娶常州惲氏惲恭人有兄曰秉怡余友也故余因惲君識君時嘉慶六年君已官蘇州同知回旗居太常公喪在都虞司行走而戴佳夫人猶在堂素賢惲君惲君之友入都門者多主君家君與余及孫君讓洪君飴孫魏君襄周君濟尤相善每借過君留旬日不去至解金帶質錢設酒饌戴君夫人聞而甚歡余下第將歸入辭夫人坐受其拜跪掩涕久之君亦侍立泣下君諸子皆環繞攬衣不聽余行後君之官浙中過常謁吾母林太孺人太孺人出見君如余謁戴佳夫人君補温州知府余復借計吏入都君時時遣人起居太孺人餉朱提及土物太孺人介不輕受人施獨於君無所卻君官温州葺講院與水利又擒治大猾彭祥履等君民德之凡在溫五年奉戴佳夫人喪回旗溫人爲君私建生祠因譜君治蹟藏祠中其署卷首曰去而益詠者儀徵宮保阮公元撫浙時所

碑傳一百一

三

書也服除以元官揀發山東初至署糧儲道旋補泰安泰安方旱君竭誠祈請雨遂霑足後數年所屬張秋被水君徧慰鄉村散給口糧復蠲俸製絮衣數千領災民獲全又數年有飛蝗入境君禱於神蝗一夕投汶水中悉化爲魚余嘗過君泰安泰安民爲言君德政甚具豈意四年之別而余遂銘君之墓也其可感也夫初戴佳夫人有子曰泰才而早逝泰之子曰廷錦幼殤於法不應立後君欲慰大母意以次子麟昌後之君性澹泊於聲色狗馬輿服一無所嗜惟篤好客客至留飲連日夜不倦閒爲詩及詞皆清婉可誦亦頗好弈顧不甚工余嘗笑之綜君生平孝謹廉惠悉出於至誠宜享大年高位而皆不果嗚呼其可感也夫君三子麟慶嘉慶十四年進士日講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麟昌武備院主事麟書候選通判女子一人內務府主事衍勛其壻也孫二人崇壽崇實女孫六人麟慶等以某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銘曰  
於皇勤民首重良二千石嗟吁完顏君不稱德我銘其藏爲天下惜廣西永康知州方君聯聚年六十七行狀陸繼聲  
會祖辰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祖宏度文林郎大名教授父徽未仕贈奉直大夫母江贈宜人

方君諱聯聚字樹星大興人檢討君之父官江南分守蘇松常道布政使司參議有惠政既歿貧不能歸士民願割宅以居者甚眾而檢討君前已論昏於武進徐氏遂僑居焉君中式乾隆五年不決君至一鞫而服十年大挑一等試用甘肅知縣涼州有疑獄遠有瓜果之供為民累君大府以為才得超委累署安化碾伯靖遠有瓜果之供為民累君罷不納首令移書索之方與往復辨論而君受代還會城旋因有兵事奉撤隨營差委未至前一日官軍潰於秦州督部夜馳入成縣城君聞改道詣成上謁會督部方急求一書記草奏稿不得君至甚喜因授以意言乘月追賊殺數千人忽雷雨猝至不辨彼我亦折兵數百人君知其辭不誠謝弗習當是時川楚賊方熾出入蹂躪鳳翔秦階之間而禮縣最當其衝遂以君署縣事賊首張漢潮王三槐等時至城下或仰攻數日去君守禮縣九月屢瀕於危然遠村難民至輒啟關納之或以為疑君曰城以衛民此固禮縣民也奈何棄之因下令各鄉因山築堡以為備賊先是有某將軍者素不輯兵所至攘奪居民衣糧羊豕嘗過禮縣呼門欲入百姓驚懼君乘城與語請屯兵城外而城中具芻秣犒師將軍怒曰吾率大兵逐賊兼為護汝城而來汝何官而敢拒我君曰逐賊

傳一百十

七

護城俱應距城結營為犄角之勢安用入城某官雖卑然有守土之責去留生死俱在將軍耳城不可得開也將軍語塞飭其眾屯於城西已而語人曰行軍以來所見強項令獨一方君耳君既全禮縣城又前後獲賊目數十人功皆未敘既受代特署階州階州直隸州也尋又以勘災會甯忤上官意借補肅州州同有王方伯者從容問君論語聞之意君應聲曰閭閻和悅而諍也方伯默然蓋君生平為學以剛毅節儉為本所至倉庫無絲毫虧缺自度得禍止於失官故能必行其意不為非理所屈而愛君者或持剛則易折之說以為君規豈知君者哉君既處閒曹久之時論頗不平大府亦旋復調君成縣成即前督部夜馳所入城也君因彫敝之餘勞來安集稍稍葺廬舍事農桑約法疎略吏民大和然後擇其秀者自為師課之凡在成六年訟幾息嘉慶十一年大計卓異入都引見歸調平番平番地當孔道迎送絡繹自君至過境者皆戒其從騎方君為平番矣慎毋擾彼性剛不汝忱也明年擢靜甯州將上事以母喪去官服除謁選值廣西請發州縣君與焉初至署蒼梧梧州方有水災方伯來勘從者索供張食具費不貲君自出慰諭不可語益肆君大怒

叱隸出索繫之往見方伯曰公以水災故按部至此見餓殍縱橫雖有珍膳當不下嚙而從者橫索如此此必非公意也特繫之來請公責之方伯不憚徐曰君甯不可自責之耶君起立應曰諾趨至階呼隸牽入杖之方伯大慚怒他日言於大府而大府意奇君方伯亦適以他事罷去君在廣西候補三年署永安州又署定明州定明與安南接壤而所屬有四土州君議上宜興革者數事皆不得請君歎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吾將終緘其口乎二十一年補永康距會城二千餘里民俗椎魯君為之期年比屋間讀書聲矣而君屢乞致仕二十五年二月始得請代者至君喟然曰吾乃今知免矣會當暑不得行以是年八月己丑卒於永康寓舍配宜人馮氏丈夫子二人履錢嘉慶二十三年順天舉人履筠先君卒孫一人君前後為州縣二十五年所建樹亦足表見於當世矣而一時賢人君子相顧嗟咨猶以君位之未顯不克盡其胸中所蘊蓄又幸值

今上不次用賢之時而君年力未衰乃竟不獲緩須臾以待為可惜也道光元年四月履錢奉喪歸常州八月以書告於其友陸繼輅曰朝廷方修一統志凡儒林文苑循吏列女皆得陳狀史館謹條具先君

碑傳一百十

十四

事實屬之吾子繼輅與履錢定交十有三年其立身行已皎然不欺知非緣飾以誣其先人者因刪次其辭又證以平日所聞與今士大夫之

所歎惜為狀如右俟傳循良者採擇焉謹狀

陸繼輅

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培墓誌銘

嘉慶十八年逆賊林清等乘大駕幸木蘭將以九月十五日潛入禁城為亂而其黨之散處於山東河南直隸者同日起兵應之河南賊首曰李文成牛亮臣起滑山東賊首曰崔士俊起金鄉曰馮克善曰徐安國起曹定陶直隸賊首朱成貴等起東明長垣開滑令強君克捷捕得李文成牛亮臣署金鄉令吳君捕得崔士俊羣賊知事泄倉猝起不獲與林賊如約二君之功大矣然李牛二賊破獄出城陷強君死之而金鄉晏然總統無分兵輸餉之勞得與楊公遇春等專力破滑所謂曲突徙薪者非邪於虜君負才名三十年顛躓坎壈愛憎之口互有異同而卒能自見如此然則瑰奇之士固非目論者所得而測識邪君少孤貧年十八即獨身走京師謁諸父執諸父執或延見或否而王少司寇袒獨奇之為取婦留館邸第最久後又受知於朱學士筠陸撫部燿與懷甯余鵬少雲同縣黃景仁仲則

齊名京洛三君者才日益奇遇亦日益困仲則少雲不勝其憤先後客死而君嘗從王陸二公習章奏律令試挾其能游秦晉聞聲大起資傭值以養母稍稍買宅市裘馬爲豪士君年三十識余楊荔浦倫座上欲與爲友時君方以

純廟南巡獻賦拜文綺之賜名藉甚且年倍長謝之又八年始與定交於鄉試號舍自是有無相通患難相恤疾病相扶持二十八年之中雖屢與君別而箋疏規勉閒以駁辨月或一再往復今尙存篋中而君已長逝於序爲可悲也君客晉垂二十年罄所蓄貫入戶部以知縣注選次後不得除復大困同學少年或外擁節麾內參機務下者爲廉能吏有聲君鬱鬱無可藉手乃益揮金錢盛議會騰綺麗以自邀放所稱貸積數千金既償不如期頗見窘辱而君處之泰然謗君者口日益眾雖知君者亦相顧咄咄不能置一辭久之南河大工需人君將往投効余及徐君準宜莊君曾儀丁君履恆攜酒脯餞之飲次君泫然曰僕以辭賦竊譽誠過當然尤善制舉文雖諸君不吾知之者獨伍堯學士法式善耳因出十一科落卷呼其子孝釗至使戴之君遂行留南河二年工竣敘勞以本班發山東試用累署聊城城泰安卒未眞授最後

署金鄉遂邀

碑傳一百十

五

特擢君之署郟城也余往省之郟人方臚君德政求文辭壽君余至遂以屬余余亦喜君政之足以傳余之文也爲箸新樂府十章郟人大喜余留郟三月將歸會君亦以母喪解任郟人送君者至持余而泣其後四年余自都門還過郟郟人聞余至爭來問訊因告余以君守金鄉事已而悵然歎息有出涕者謂君官貴不復可作郟城令也君旣全金鄉

論功升桃源同知

賜花翎未抵任升曹州知府君素有瘡疾引見時方劇

上知爲積勞所致也嘉歎久之君至曹自以小臣受

主知無可報知府責在察吏然非自律嚴無以率屬於是敝衣惡食深自刻厲然後創爲一年兩考之法凡州縣有所施行及聽斷纖悉管籍以聞於府府次其弟以聞於行省行之數年吏治清肅爲十二府州最

論者謂君且夕當任方岳而君再失官再復遂終於曹時

今上建元之八月四日也春秋六十有五明年月日歸葬某鄉某原君

諱楷字次升武進人曾祖馮楫翰林檢討記名以坊局升用祖正琳父炎舉人兩世俱以君官贈朝議大夫祖母龔氏母潘氏俱贈恭人妻蔣

氏繼妻莊氏妾壯氏程氏丈夫子三孝蓋湖南候補典史爲世父後孝  
釗國子監生孝鉞福建候補府經歷女子一吾友蔣學沂其婿也孫  
二悌澤悌澄孝釗以書來告葬且乞銘嗟乎方川楚姦民習教時意在  
斂財而已非有潛伏若斯之眾也非有內應如劉得財楊進忠其人也  
然而軍興至五六年糜帑至億萬萬計而後廓清使當時牧令盡如吳  
君但各保所治不軌之徒固已無所容其頂踵矣君之功既上見  
明詔其鉤致調遣捍禦之精詳復具於盛君大士周君濟之所序述書  
生之效於斯偉矣君其可無恨君遺書曰禮石山房集都五卷曰手治  
官書曰金鄉紀事各四卷又少時通曉音律著樂府三種曰皖江雲人  
天誥護花幡銘曰

孰進退之悠悠者人邪孰顯晦之昭昭者天邪我銘君藏固君夙昔之  
所命也而惡知其言之信邪

四川銅梁縣知縣呂君清墓誌銘

張蔚

嗚呼余忍銘吾友哉天降鞠凶同爲銜恤風樹傷懷哀毀骨立何來二  
豎竊處膏肓加以厲氣害善傷良殲我苟覲斂我皋魚茫茫帝緯神理  
竟虛余何忍銘吾友哉君之舉於鄉也爲乾隆壬子其登嘉慶己未科

碑傳一百十

六

進士與余爲同榜又同官於蜀爲知縣其悉君行事莫若余詳者又烏  
敢以不文辭初君銓選得重慶府屬銅梁縣其地幅員遼闊山川險阻  
民風狙譎悍獠好訟胥吏因緣爲奸軌法無忌而天星橋空穀樹三交  
場諸處咽喉如麻爲川東通逃數號稱難治君下車待百姓以誠待吏  
役以信日坐堂皇諳諳開導久之治化大行訟牒漸稀賊竄他境而省  
垣候補者垂涎此缺妄以爲脂膏邑日夜謀梯而君以調闈差去任矣  
揭曉畢棲遲錦官殆逾半載始得返駕而君又以買黔銘去任矣差竣  
旋邑席未暇暖而君又以署會理州去任矣州與滇南永北廳爲界連  
峯造天夷種蜂聚水土惡饒歧尾蛇山富瘴毒甚斯土者往往嚇蠻取  
財物慵不事事而流民多侵踞夷山鑿巖截壑牟銅鐵利又放責諸礮  
厚息剝取之久不能償則據其山土室廬甚則算妻女以爲抵夷既貧  
或以土地外售則又故輕其價兜之夷之積怨者久矣君抵任驅逐流  
民毋得入夷地又檄各土司令夷人毋得以田土私賣昔之強占者俾  
得替去君在瘠區三年乃卸責余以伉直爲人傾軋宜也君接物煦煦  
無賢愚皆容納數爲人稠嶽何故是時君宦興闌珊已著歸田賦且值



十年俸滿引見期資斧無措決意投簪矣會蔣彌堂制軍至廉君治行重之將薦於朝君感之思有所表見以報知已諸同人共貸之金乃北上及旋署直隸州邳州篆余時署大足縣事而本任趙君時以唐仁德劫案將屆四參限部議飭回本缺大府乃委余署銅梁率由舊章幸無隕越然余特精察民不敢欺未能及君之樸誠民不忍欺也旋余調入廉部議又以君劫案參限至飭回本任余乃承檄署南谿縣事君至省制軍札委署成都縣方踰月仍回任余在南谿甫市月丁先大夫憂君抵銅梁未一年亦罹繼母梁太孺人大故先後歸里運之蹇阨何其同耶君貌雄偉大聲音髭須如戟能飲酒至數石不醉質樸不修威儀與人交滌肝瀝膈無纖毫緣飾性又廉儉不妄取民特以札調紛紜終年道塗夫馬之費不貲又權攝之員搏掩善擢辜較無已谿壑既盈詭作虧短陷君賄補數盈萬君亦不校也歸而囊囊蕭然無以為家計見諸昂力田作勞憫之戴草笠行烈日中送耕者盃遂受酷暑而痢作余念時疫盛行衝泥往視見腹彭亨然君言服寒劑致此近稍痊思飲食矣余以君體氣素壯當漸愈不料其竟不起也嗚呼君諱清字鏡泉一字時山陝西長安縣人父諱應熊太學生母徐氏皆先卒以君之官逢覃

碑傳

百十

七

恩受封贈同母弟三人君為長次浩灃異母弟五人若濂深潤澍妻元配李氏繼娶沈氏王氏王氏生子三蔭栢蔭樹蔭杜女四君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某時以道光元年十月初九日辰時卒得年五十有八將以道光二年某月某日某時安葬新塋濂深等率子蔭栢句為銘文以余備知君之行實也而余深悲君之不克大竟其用以沒世也又何忍不銘於是銘曰

土神智水神信君篤厚尤明慎作吏來墨綬印巴嶽深涪江曲龜生虎撲噬毒君治之無婦哭耶焚人號神父老婆心塾師語城逃狐社走鼠何人斯怒君直朝移東莫從北年復年風塵色君之貧實由此吁彼哉以官市君仰天大笑耳所嗟今吏治廢道未學民何愛安得君數百輩付以民布郡縣飢為餉噶為扇十數年凜風變志未申奄就木縗之衣淚痕瀉天何心痛余腹

山東青州同知趙君懷玉墓誌銘 陸繼聲

道光三年二月庚申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武進趙君卒越三月赴至廬州繼輅既為位而哭四月君子復以狀來且云葬未有期願吾子預為銘以待事於呼君之終先君執友交游與其及門弟子於是零零

盡矣夫以繼輅失怙之早吾鄉善人君子之多先君從游之眾而及其盛繼歎其衰終悲其盡則繼輅亦且頽然而將老矣宜戾徵銘之遽也君諱懷玉字億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恭毅公四世孫於翰林侍讀熊詔為曾孫於兩浙鹽驛副使侗歐為孫於刑部福建司郎中繩曾為子母葉宜人君之以所業質先君也齒最後先君既好劇譚豪飲一日無容即悵然不自得又愛偉君每君至輒喜促置酒夜過半始別去以為常逮乾隆四十五年

純廟南巡君獻賦行在蒙

召試賜官先君猶及見之而君年已三十有四矣君既得官嘗一入都候補旋以葉宜人喪歸歸十年復出應禮部試下第留內閣行走又一年實授中書舍人當是時誠謀英勇公與襄勤伯同為大學士而君為英勇公所知薦充軍機章京不果擢侍讀又不果嘉慶五年俸滿改外六年至官七年署登州知府再署兗州八年刑部君棄養遂不仕凡里居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吾鄉自唐襄文以文武幹濟之才効忠前明恭毅繼起首為

碑傳一百一十

大

長江大河無不容納恭毅如高山絕壁特立千仞然繼輅所見乾隆嘉慶間偉人奇節讜論震動一世其始大率以襄文為宗惟君篤守家法而稍變其嚴峭為安雅廉讓故於仕恆進怯而退勇於乎失時之惜孰與失已以是見恭毅於地下抑亦庶無罪悔矣君知名最早弱冠應京兆試即與諸老輩抗顏為友雖儀度嫻謹而持論侃侃未嘗以年位自細其後家居日與里中少年賦詩飲酒亦自忘其為大父行也繼輅少於君二十五年又與戾及戾從兄學敏學彭交相善不敢與君為儕而君以先君故弟畜之自君病溼十餘年不長於行繼輅等嘗詣寢室起居或以事數日不至必相召召而不往必大怒既見即又大喜繼輅之官廬州君昇監輿送別握手唏噓謂將不復得相見也而今果然其可感也夫君娶於金生四女又娶於張又娶於沈生二子長即戾次曰添丁幼殤戾之子曰蓮祥君生平無所好客來飲酒客去即讀書所著亦有生齋文集五十九卷續集八卷斂氣就律肖其為人銘曰

前河南開封府鄭州知州武公肅合葬墓誌銘

前河南鄭州知州卷阿武君以道光戊子二月十二日壽終長安里第

張井

慎勿渝

越五年癸巳二月三十日德配孟宜人卽世孤子錫齡將以道光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合葬於咸甯縣南之新阡持狀來俾誌其墓余以君舊同官相知不容以不文辭按狀君諱肅字敬伯號卷阿一號曉巖先世系出河東有諱尚賢者前明宏治進士由山東東昌府知府升雲南觀察途出岐山病卒遂葬焉於是子孫爲岐山人歷傳至君考諱達觀乾隆壬午科順天舉人爲大挑一等籤發四川用軍功改發河南補武安令有治聲武安公三子仲挺季衛君爲之長君故嗜學能文章以久隨宦不克卒業援例國學生考補

內廷方略館謄錄議敘布政司經歷分發河南丁父艱歸免喪來豫歷署汝甯府通判禹州州判補本缺方伯某公以固始鞏縣向有稻米煤炭之供詢及君君力陳其道遠費繁大爲民害竟獲蠲除又某方伯以市肉細故怒屠者俾君行杖君以爲有乖大體寢其事蓋其留心民瘼知爲政之要自爲閒曹時已然矣旋委署新鄭縣事以保薦補偃師縣知縣調署洛陽升鄭州知州甫踰年以積勞溼左股不長於行乞病寓大梁各大吏屢勸其出不得已起病赴都奉旨發往河南以知州用適舊疾復作卽於途次報明繳照歸而卜居長

碑傳

百一

五

安簾杖芒屨日與田夫野老相儔侶闢園樹蔬以自娛如是者十年而後歿此君一生仕止之大略也君宦豫年久循迹不可殫述其判禹州也有王漢明兄弟爭田訟二十年不決君親斷明確並反覆論以同氣之誼咸感泣以去新鄭人軍功千總韓某大猾也君至恍之以法誘之以善幡然改比去任邑之人送者如市有獨遠而涕泣於道旁者則韓某也其在偃師首除民間輪差車馬之費歲省金錢數萬計又立徵收錢漕板串法胥吏無緣爲奸而民亦輸將恐後焉癸酉歲大歉君已力請緩征且不待報聞輒發倉中粟以廩之倡捐米穀數千石卽鄰境多來就食者又值洛水漲發瀕河多遭淹沒極力拯出之俾食於市而官給其值洛陽舊俗凡僦屋者不得於屋中生產謂之主人不利葶婦每就門外結席爲廬寒暑雨風多病者君至嚴禁之其俗遂革鄭州四達之衝供億絡繹君多裁汰凡可省一夫減一車馬無不力爲之而事亦無廢大約君之居官主於儉以飭躬廉以恤民勤以集事明以斷獄所至之處必葺新廟學捐增膏火田畝皆設誠以行之故任無久暫而民信而懷之至於久而不能忘也然君雖恂恂儒者尤長於應變之略當武安公在蜀

國家正用兵金川君以弱冠隨侍出入黃泥壩長老坪大烹壩諸險隘屢瀕危亡卒以籌度得宜獲濟其來河南值教匪煽亂防勤甚亟屢奉檄經理軍儲奔馳西平盧氏秦楚之交艱阻崎嶇轉輸靡誤及息縣實郊間有反側君皆身在行間親冒矢石復襄辦河工三次飽更勞勩累受知於中丞馬文靜公任僱師時適靈寶地震隨姚亮甫方伯勸辦災務周歷山僻無濫無遺函谷以西山多傾積道路梗塞君於嚴寒風雪中募人修闢更夷坦於舊時方伯故悉君循績至是尤以為豫中治行第一云先是武安公之歿岐山人請祀鄉賢武安人請祀名宦奉部覆准及君之歿僱師士民又入祀名宦請得

旨允行父子同祀名宦又同在中州此豈可強而致者哉至君於兩弟極友愛待戚鄰以恩皆詳具行狀中配孟宜人同邑四川參政醇之後年十八于歸武氏淑慎勤儉克孝以敬治家嚴正內外飭然君之得盡心官事無內顧憂者宜入之力為多累舉丈夫子不育勸君置窆室今錫齡實劉孺人出也而宜人視之無異已出宜錫齡之言及聲淚俱下也君生於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距其歿壽七十有六宜人長君一歲距其歿壽八十有二月一即錫齡娶傅氏女子二人同里庠生

傳傳一百十

子

楊樹甲洪洞縣庠生劉鍾淇其婿也孫男二人長仔次鏗孫女五人銘

宣武街南鳳翔有館詢厥始基君力是倣岐山城東宗祠崢嶸大署武氏君力是營菲食惡衣寒士不啻襲義重仁乃難數記如君治行我所親見

國史他年誰當同傳榮名可寶廉吏可為式昌厥後視此銘詞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曹縣知縣胡君世琦墓誌銘 胡承英

吾胡氏自南宋後由婺源遷涇世耕且讀

國朝以來起家進士者已十有三人君其一也君諱世琦自號曰玉鏢少岸異為文落落有奇氣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以寫書

國史館議敘當得知縣棄勿就益閉戶肆力經史閒出與當世通人游如桐城姚郎中鼐欽程徵君瑤田陽湖洪編修亮吉金壇段大令玉裁

皆嘗奉手有所受故其學欲從文字聲音訓詁以會通其旨趣不區章句與義理而二之其詩亦能自運繩墨不徒以才氣相馳騫嘉慶十九

年甲戌中禮部試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以知縣用得山東之費縣以去時公卿多器其材姚侍郎文田鮑學士桂星尤掄學歎息君願

自喜曰是豈不足行吾學耶。涖費縣歲餘以事罷旋牽復。歷攝平原卽  
墨沂水事。最後補曹縣未幾復以沂水盜案爲前官受過。望吏議失職  
君於是遂浩然決歸計矣。君之言曰：青齊故懷博俗民不易見德。動輒  
齟齬其長而某所至頗相安。旣去尙有私相念者。故其時大府入告有  
山東州縣某能稱職語。然究以負氣不善事上官又因事多犯同僚忌  
遂蹶不復振。然亦安往不得其爲我者。此君與子相遇里中所以告子  
者如此。適與子曩所聞於東人者語相合。故有以知其不誣也。君歸田  
後亟思爲政於家。出俸餘置田分以予兄弟。子捐千餘金於義倉以  
贍其疏族鄉里有小爭狼詣君者輒爲排解。使各釋然。嘗謂子：近且風  
氣儂薄求所以挽之。吾輩無可辭責。子心趣其言烏虜孰謂君志未遂  
而竟沒耶。君生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二日。道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卒年五十有五。曾祖策齡附貢生。祖廷燮國子監生。父先操贈奉政大  
夫。生父先抱乾隆癸卯科舉人。贈文林郎。母某氏。誥封宜人。本生  
母朱氏。贈孺人。娶同里文學朱俊女。贈宜人。丈夫子三。芝林。香林。才  
林。女子子二。長適同郡副貢生舒城縣教諭崔騏。子某。次未嫁。所著書  
有小爾雅疏證三家詩輯等。未卒業。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藏於家。君

碑傳一百十

三

於兄弟行第三。兄世璜弟世瑋皆先卒。世璜亦出嗣伯父然。友于慕篤  
君讀書應舉皆賴有家督以不紛其志。世璜善形容家言旣葬其先數世  
又相約同邱首如桐城方氏之爲者。今其孤翰澤等卜以道光十年閏  
四月初七日合葬。君兄弟三人于某地先期請子爲君銘。君與子屬疏  
而誼親行尊而年相若。又少同業壯同游老而同歸於鄉也。知君最審  
是宜銘銘曰：

進而仕途宜其容與而獨集於枯退而著書有所齟齬而終不拭其觚  
天邪人邪我勒此銘庶使其不亡者存邪。

賢令黃君瑱傳 李兆洛

黃瑱字仁山湖南澧州人少孤以

四庫館膳錄敘縣丞分發浙江補烏程丞丁母憂服闋發江蘇補金壇  
丞金壇多山而不墾旁邑民或賃其山殖雜穀架棚以居謂之棚民勤  
而嗇所生者饒因招朋類長子孫至數千室土民侵之積不相能藉其  
人眾力饒相保守以禦侮習爲常或訛曰棚民反矣將以某月日劫縣  
官旣誓眾而授兵矣訛聞巡撫駭立檄知府參將集兵勸之君謁知府  
曰事無端緒妄言安足信卽實有之緩則解急則生變禍及無辜矣請

與十日閒得當以報乃微服歷山棚察之棚民聞有兵至果相集爲旅拒計君語之曰若本無死法謀旅拒卽無生理吾縣丞也聞上官將坑汝故挺身來若等但安靜如常卽兵至無妄殺人理吾爲若保可無患丞故信于民皆羅拜曰謹如約君馳白知府曰棚民不反知府變色曰事幾不可失卽有變丞任之乎君曰丞死且不足塞責願質全家以保之事得已棚民帖然新陽令以虧帑謫撤君署之前令以庫金糶米充漕而徵錢於民以償之民不時納君核所徵溢於值因減之而諭民急輸數日畢集卽分項爲解司無絲毫虧前官脫然巡撫汪志伊知君能擢吳江令吳江漕號難治土豪扶官長短而分其贏謂之漕規胥吏緣爲奸利下戶大困君至平其收兌下戶皆悅而巨室洵洵君擇其最者藝之豪曰我紳也君笑曰我亦紳可與爾同繫命借繫以訴巡撫巡撫怒將嚴治之豪乃懾服邑多博徒土豪擅其利而吏胥爲之窟穴邑子弟多罹其害君廉得實因行縣偵所嚮而急禽之縣故水國港汊交通盜憑爲藪君悉出不意禽數十人悉按遣之間閭大安署儀徵令縣產鹽多官榷大梟因緣爲私君緝治毀其巢夾江爲鹽艘所泊久淤而舟楫不通田無灌溉君立疏治之民便焉補桃源令縣僻而瘠民苦治生

神傳一百十

三

難每自戕以陷人或藉死者百十人逼之黠民爲之主里魁證成吏胥樂禍獄之不竟者百數君微禽黠魁嚴治則皆遁乃立追主控者按原檢鞫之一日而獄皆竟訟繫一空或報殺傷人則輕騎立往減省役從躬勘其狀按當罪者繫之無旁逮者在三月聖吏議去君仕江左三十餘年一丞金壇一署新陽一令元和三令吳江一令儀徵一令桃源所至有惠政所去見思儉約自守直道不屈子維棠候補江甯通判因家江甯兆洛曰令長古稱親民官今之官非能親民也親吏胥而已吏胥世其業而令如傳舍卽有民事必假其手市魁滑颯吞嚙懦弱令不能知吏胥乃佞虎巫彪鸚攫蛄嘍擇肉而噬無不被其毒者令恃以乳哺或傳以羽翼視民如雛民從而雛焉尙何親之有哉君蒞政一於誠愛能將之以果確銷患於未形拔奸於已固當幾而斷出以從容斯無愧於親民者矣論者多言令宜久任庶得發舒其志意特爲官人者言之耳君服官三十載實蒞事不及二十年乃八徙其地可謂不久而所蒞皆能得情未嘗求赫赫名亦不爲煦煦惠常若及人者有無窮之利焉望雲霓得膏澤豈在久哉設誠而致行之故也

綬甯縣知縣陳公新墓誌銘 李兆落

公諱新字申華號秋江浙之海鹽人大學士世倅從孫也曾祖訃温州府學教授以子世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副都御史祖世倅康熙癸巳本省舉人贈承德郎加通判銜綬甯縣知縣父克鑄邑貢生贈承德郎加通判銜綬甯縣知縣公生五歲而孤家豐於貲世父伯玉專之母錢安人食貧以撫轡轉從師就業二十四補弟子員鄉試不第棄舉業而買遷家以給亦不廢學三十二中式本省鄉試副貢遂就職直隸州判分發湖南是歲乾隆六十年也苗頑方不靖抵省卽委解軍需銀十萬兩赴銅山還委署郴州州判卽代理州事隨署永興縣事苗事方棘福文襄公奉

命視師調發旁午民夫馬匹稍黃火繩期會火迫而鄰縣興甯桂陽俱已調赴大營事皆一令兼之又調廣東兵萬五千韶州兵五千檄公往迎於韶如期皆辦四月還郴州卽委署興甯縣事五月調赴軍營委解軍需銀十萬兩赴辰州又自辰州解兵米七千石赴銅山嘉慶元年苗平大府以賢勞保舉部議格之仍還郴州越一年以失察所屬脫逃遣犯降一級捐復留省辦發審案件平反疑獄大府引重六年署湘潭丞

傳一百十

七年委解軍米赴陝西興安府時興安方有教匪之倣逾年乃還九年補茶陵州州判是年江浙水減南運買湖廣米足之委解米十五萬石至京逶迤困頓迄以全濟十四年保薦卓異十六年升綬甯縣知縣逾

年引見到任綬甯距省千五百里接壤廣西貴州苗獠錯居山川險惡風氣頑悍公悉心撫輯民皆得所十九年檄赴雲南買銅二十一年錢安人卒於家公在雲南聞訃以公事羈留二十三年始奔喪回籍二十五年

服闋引

見仍補綬甯而公年已六十矣既莅原任益勤民事亟釐積牘起廢修墜會歲歉設法平糶全活甚眾道光二年以苗疆俸滿加通判銜綬甯凡八年德洽政和撫軍以辰州通判姓補而公亟以疾請去官矣士民謳頌爲立去思之碑旣歸與羣從子姓爲竹林五老會甚歡又以其閒營緝舊居漸復先業自治生壙扁舟往來西湖慧山之閒從容觴詠翛然物外逾六七年以道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微疾處分家事坐逝於里第蓋去來如脫屣焉公廉而好施窮而歸急而勾貸者推解無所惜工詩歌津梁搖曳友從流連輒託興寄意而絕不自收拾也大抵

才略通敏遇糾紛隨手輒解性復伉夷不設城府故讞獄軍役買  
銅運米諸事他人惶怯不敢措手者上流一相埤益而所向恢然有餘  
迨息肩一邑視民如家政平訟理不事張皇粉飾而百姓熙熙懷而慕  
思蓋非軼掌劬勞不足發公之才非清靜化理不足發公之真焉耳配  
彭安人繼配郁安八前卒子七敬祺廣西太平府龍州衛照磨彭出敬  
祚湖北鄖陽府竹西縣典史敬祉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前卒希敬道  
光癸未科進士江蘇江陰縣知縣敬福太學生前卒作敬候選未入流  
郁出餘敬側室潘出女一適嘉善謝涑郁出孫十一人明鶴福建試用  
從九品明鳳候選從九品敬祺出明鶴候選未入流明珠明安明靜明  
澹明泊敬祚出明皋明稷希敬出明遺作敬出曾孫三其湘明鶴出其  
沉明鳳出其淮明鶴出公既歿以某年月日葬某山某原公所自爲生  
曠也希敬奉公所自撰年譜屬爲誌兆浴不敢辭謹差次年月而誌之  
銘曰

造父之御駑蹇如舞蟻封曲水和鸞協度心閒手調由其神宇以此揆  
務物無能困以之繕性心皆從矩盤盤猗公方員具宜劬勞靡暨勇於  
有爲行所無事恬以養知逸我云老滿志躊躇揮手青雲矧可度思至

於神明厥有靈爽勒珉日星孰云幽壤  
誥授朝議大夫知府銜廣東嘉應直隸州知州金君錫曾墓誌銘 蔣湘

廣東嘉應州地瘠而民頑於嶺南最號難治治鮮能當民意者而桐鄉  
金君獨爲民所稱無異詞道光十五年州人建君生祠祠成設位君始  
聞懸書嚴誡不可將治以違例罪然後已無何君引疾解組士相與謀  
於鬻農相與輒於野工商相與告於市詣廡攀留君不許則書君爵氏  
爲祔送入祠君亦不能禁也蓋其獲於民而淪洽之深固如此君勤慎  
廉明日坐堂皇釐庶獄案不留牘問民疾苦斟酌休息禮賢興學勸農  
糶倉諸政皆以實心行之不濟眾不已歷宰恩平香山高要三縣署澳  
門內知暨知嘉應州所至民愛所去民思二十餘年如一日尤善緝盜  
境內外翫伏情弊罔有不燭盜發捕之輒得無賴子弟扞文網者付之  
法無幾微怨屬吏讞上鏡照著決無所壘特以性質直與同僚議少可  
多否事大府不爲唯諾以此難驟遷令恩平日嘗呈吏議奪職雖開復  
而閒居者六年會有盜魁奉  
旨逐捕者君立擒之勦其藪獲四十餘人總督奏擢一階任嘉應前後



凡八年始以平反巨案加知府銜君自願已頽然老矣道光十六年正月病免不名一錢又候代爲寓公十八年正月丙子日微疾遽卒春秋七十有二嘉應人且泣且弔釀金爲葬費諸子以君廉辭不受乃益大治君祠四時奉禋祀不絕嗚呼朱邑王逸豈異人者乎桐洛之祀其遺愛亦何以尙茲君諱錫鬯字積穀浙江桐鄉人先世出漢程侯曾祖樟康熙庚辰科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始由桐鄉遷居江蘇太倉州祖烈廣東糧驛道父垵廣西新甯州知州君其長子也新甯公以催徵鹽課不力被劾家產悉輸官君南北奔走罄館穀悉蒸色養友于諸昆至老無間登嘉慶辛酉拔萃科中戊辰順天鄉試舉人校錄會典議敘選知縣簿書之餘勤於著述有古泉述記十二卷南北史摘艷六卷晴韻館詩文集四卷自省錄二卷淹雅宏通直造古人與君之更治並著也初婿於嘉定錢氏舅徵君大昭嘗呼爲快婿嘉慶十年錢恭人卒生男子子一曰鳳沼廣東鹽運司知事副室戚孀人生男子子三曰鳳清候選縣主簿曰鶴清曰鵬海皆諸生女子子一字甘肅鞏秦階道劉君喜海第四子喬采喜海君門人著金石苑百卷成資於君是年五月鳳沼等扶輿歸十九年正月己未日葬墓在哭縣胥臺鄉十三都四圍鹽字圩

碑傳一百一十

之原與錢恭人同窆銘曰

手霖能洋足雲能翔未竟其施而亡嗚呼宜斯民之不忘  
文康門外自稱二翁  
碑傳一百一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